# 民國叢書

第四編

·97·

綜合類

# 汪精衛集

汪精衛著

上海書店

# 汪精衛集 第四卷

汪精衛著

# 汪精衛集

紙面四册　定價二元

布面二册　定價三元





著作者　汪精衛

編者　恂如

發行者　光明書局
上海四馬路五五〇號

分銷處　各省各大書店

中華民國十八年十月二十日初版

中華民國十九年五月十五日三版

□書　信□

## 四月六日寄李石曾書

石曾兄鑒：五日談話會散後，痛苦萬分。弟深信弟之意見，決不能得吳先生等之贊同。而吳先生之意見，弟亦決不能贊同。終日談話討論，戕賊感情外毫無其他結果，故不如決然舍去也。兄或者怪弟執拗，以爲弟何故一人而敢於堅決反對許多師友之意見。弟不能不有所說明如下。

連日討論弟之意見，可分數點：

第一，民國十三年來改組之國民黨，其精神與政策決不可犧牲。

第二，如以黨爲不必要則已，如以黨爲必要，則黨之紀律不可不守，否則黨必爲之破碎糜爛。

以上兩點是弟之意見根本觀念，因此與吳先生等之意見萬不能合，請分析如下：

（甲）關於第一點者

（一）聯俄是改組之一個重要政策，所謂聯俄，其眞正的意義，決非如普通之國際關係乃在認識蘇俄革命之意義，而與之共同反對帝國主義。然如蔡先生等所說，則根本的不贊成蘇俄革命之方式，如兄所說，則以爲革命進行分段落，目前祇宜「反對北洋軍閥」不必牽涉反對帝國主義，此皆與改組政策相反。

（二）容共是改組之一個重要政策，容共可分析兩個意義：

甲，容許共黨存於吾黨勢力所及之地域內。

乙，容納共黨黨員同時兼爲吾黨黨員。

然如蔡先生之主張，則對甲且持極端反對態度，對乙則兄等一致主張逐出共黨黨員於吾黨之外。

（乙）關於第二點者

黨綱非一成不易之物，如黨綱有不適用，決非不可更改，然更改必須依據黨的紀律，非可以個人自由行動，亦非可以武力迫成。

改組之政策，是總理所手定，弟以爲不可輕言更改。如必欲更改，除全國代表大會外，誰能有此權力。全國代表大會閉會期間，除中央執行委員會外，誰能有此權力。五日之談話會，吳蔡諸先生對於第一二次代表大會議決案及歷次中央執委之議決案，不知是沒有看見，抑看見了也等於沒有看見，隨心所欲，要說甚麽，便說甚麽，以黨員對於黨的決議，如此隨便，深可驚駭。

如果說中央監察委員會咨中央執行委員會，叫他執行，沒有不可，這更是稀奇。請問中執如不答應，怎麽樣呢。兄等當知中監之建議，中執不答應，是不能發生效力的，兄等似亦知之，故主張中監提出後，一班軍人便附和着幹起來。如此，豈非中監率領一班軍人將黨打得粉碎！所以弟對於第一次看見提議原文時，着急非常，說他們各位如此做法，我甯自殺。第二次看見時，更着急說，請你們各位將我槍斃。而吳先生則謂「狗不如，」滾蛋。

（丙）結論

關於第一點之觀念，如照兄等主張，則改組精神對於消滅。

關於第二點之觀念，如兄等主張，則黨歸於破碎。

兄試思之，弟如何能贊成，如何能不反對乎。

（丁）弟此行之目的

弟既不能贊成兄等之主張，則弟不能不另立一提案。弟之提案，是開第四次中執全體會議，以解決一切問題，其地以南京為宜。

以僅為弟個人主張，欲此主張實現，則必須具有以下之條件：

（一）中執答應，

（二）黨員贊成及了解。

現時中執在武昌，電報往返，徒費時日。叫弟派人，試問何人可派。所以弟只得自己派自己去。而一班朋友，則謂弟往必受包圍。兄試思之，包圍之極致，尚有過於連日上海之會談者

乎。生平敬服之師友，聚於一堂，感情道義，至少有十數年之膠結，其力量之偉大過，於萬萬機關槍砲，感情之痛苦，過於生命之摧毀，然而包圍之效，亦已可覩，試問倘有其他勢力，能包圍弟若是之烈者乎。總而言之，除了槍斃及拘留更無他法，然此僅是身體之失敗，不是精神之失敗。

弟等今行矣，兄如能繼來與孟餘諸人一晤，助成弟等此行之目的，感紉无涯。不則弟等之與兄僅僅意見之不同，道義感情，一切如故。弟等敢信天壤間，更無一物能摧毀我等之道義感情也。匆匆布達，諸祈鑒照。專此，敬請道安。弟兆銘璧君謹啓。四月七日。

弟於此尙有言者，弟此次與兄等意見不同，弟絕不敢謂弟之理想學識高於兄等，故敢悍然不顧兄等之主張。弟意見之根據，一在十三年來黨之改組精神及其政策，一在服務於黨之責任觀念，如是而已。又及。

兄等倘一念及改組以後，一班不肖分子，欲借「反共產」的口號，以反民生主義，以消滅改組以後之中國國民黨者，有悴然不安于中者乎。噫。又及。

左派何在，誰是左派，我將窮蒐以求之，旁皇以覓之。又及。

（案此信是汪精衛四月六日由上海去武漢的時候在舟中寄與李石曾的，直到十二月十日纔由李平心君在上海發表出來，上海各報皆有登載，見者無不感歎。李平心君並加以案語道：「看了汪精衛這一封信，可知道他四月六日從上海動身，十日到漢口，十四五等日知道上海南京不等候漢口消息便舉行清黨，他必然反對無疑的。而他所以反對，注重在黨紀，不是牢牢的不肯分共。所以他後來在漢口分共，也是無足異的。看了這一封書，同時知道他和李石曾等公義私交不比泛常，他受了吳稚暉「狗不如」「滾蛋」等等辱罵，仍然能如此忍受，實在是不容易的。於是乎看了十二月九日吳稚暉等彈劾汪精衛之文書，那一種深文周內的口吻，就不能不令人不寒而慄了。」云云。

附李石曾復汪精衛書（註一）

精衛兄璧君姊大鑒：兩奉同樣長函及來電，敬悉一切。弟等於十三日來甯，函電由滬轉來，已係十九日，遲復之故在此，乞諒之！十六年來關於黨事，弟隨兄姊之後無異議，今忽有不

同之主張，至爲傷感！惠書結論，弟與兄姊之意，完全相同，卽道義感情，絕不以此稍減。抑又有進者，卽於政見，亦無不同，亦可謂殊途同歸。(註二)此中詳情，當陸續陳述：一部份理論，兄弟所作「現今革命之意義」一書中第一章，已刊成小册，回滬後奉上；一部份事實，當陸續函陳或面談。又吳蔡兩先生對於兄姊道義之交，亦完全無缺，亦不過政見偶有不同，尙望吾人有數之朋友，終不爲偶然不同及誤會所隔閡。就目前局勢言之，南京與武漢，已成兩團體，弟以爲此亦無足有若何之悲觀。中國之大，等於全歐，若全歐有一專政政府出現，未必爲吾人所願，在中國又何獨不然。況國民黨本以縣爲單位，與此趨勢，并不衝突。普通認爲左派者，或謂此意爲封建思想。蒲魯東派，則認此意爲 Regionalisme 與 Fedesolisme之思想。(注三)此中爭論，蒲馬以來，迄未終結，弟固不敢勸人作何信仰，望兄姊勿過於悲觀傷惻，此於公誼私交所同祝者也。至十五日開全體會議之事，未能如兄預定計劃行之，誠爲憾事，滬方諸人，到甯候會。武漢方面同志不來，開會不成，乃將監察會之書送出。就此點言之，和平之破裂，則在武漢，而不在江甯，不遵兄之提議者，亦武漢而非江甯也。來漢一節，在今日局勢之下，不能遵

命，想承鑒諒，因兄姊雖不見罪，武漢諸人，則不開也。弟不日赴滬，望於滬上與月姊晤談一切，餘容續佈。敬頌雙安！弟煜灝敬啓。二十日早。

(註一)原函於備極傷感之外，其大意有四可略述之；但未得作者同意，不便發表全文。

(一)不贊同吳先生及監察員之主張，恐國民黨爲之破碎。

(二)主張在南京開會，和平解決。

(三)謂黨綱不可變更，而必用開會之手續。

(四)道義感情，不以意見不同而摧毀。

(註二)吳汪兩先生，皆以護黨爲志職，皆以執行黨章爲方法。惟精神有兩大不同外，汪則極請服從黨章之形式，吳則力圖攻破害黨之陰謀。各以革命之意義，贊同護黨而不敢泥守形式者也。

(註三) Regionalisme 與 Fedesolisne 第一字爲地方自治之意，第二字作主義之意，此與集權及專政，極端相反。自治與合作，卽自由與互助并重之意，此蕭派特重之點。至馬

派則時時刻刻以專政統一相號召。二者於革命意義中，孰爲進化？孰爲退化？不難斷言也！（石曾註）

# 覆駐法總支部函

（汪精衛先生自馬賽登岸時，曾對馬賽日報記者談話，已於一月二十日在馬賽日報發表。自是以來，因肝病未愈，從事療養，絕少意見披露。惟最近覆駐法總支部一函，其議論主張，始終一致。中間發表密電十餘通，尤爲國民革命重要史料。茲覓得原函全文如左。

留歐通信社識，十七年四月七日。）

中國國民黨駐法總支部諸同志均鑒：頃由褚同志轉來三月二十日手書，捧誦再三，藉悉諸同志艱難奮鬥之經過，彌深敬仰。而諸同志對於弟個人責望之殷，尤所感奮。弟抵法後，因肝病未愈，從事療養，未得與諸同志相見，至以爲憾。今讀手書，如獲面談。手書所垂詢者，及弟所欲言者，猝未易罄。茲寄上最近演說集一册，倘承詧閱，可知梗概。至去冬十一二月間在上海所發表之言論，倘未彙刊，惟上海各報皆已登載，想承燭及，亦不多贅，謹撮舉大意如左。

（一）本黨改組之精神

總理於十三年春間改組本黨，容共政策，亦於此時確定，惟容共僅爲一時政策，決不能謂容共即爲本黨改組精神所在。本黨改組之精神，在於認定三民主義爲救國不二法門。欲求三民主義能實現於中國，則不能不使三民主義普及於民衆。欲求三民主義能普及於民衆，則不能不使黨員眞能爲主義而奮鬬。欲求黨員眞能爲主義而奮鬥，則不能不鞏固黨之組織，森嚴黨之紀律，使黨員之行動趨於一鵠。此實爲本黨改組之精神，有此精神，然後本黨乃得一新生命。此與容共無關。謂容共爲改組精神所在固謬，因反對容共並改組之精神亦拋棄無恤尤謬。此爲弟始終一貫之見解，當先爲諸同志告者也。

（二）第一次代表大會以後奮鬥之經過

第一次代表大會以後，注重於組織與紀律，因此惹起跋扈武人及腐化份子之反動。蓋彼輩平日所以能寄生於本黨，全恃黨之組織鬆泛，紀律懈弛。改組以後，漸覺無所容足，遂不能不出於反動。然反對改組自亦知其不可，遂不能不以反對容共爲藉口。此等反動，總理在

日，固已開始。及總理逝後，其勢猖獗愈甚，如馮自由等之賣黨，楊希閔等之抗命，以及朱卓文等之謀殺廖仲愷同志，皆其例之最著者。

## (三)第二次代表大會前後之糾紛

弟等不忍總理逝後，其改織本黨之精神，亦隨以俱逝。故努力與此等反動分子爲敵。幾次撲滅之結果，廣東全省，遂告統一。然反動勢力，初不因以少熄。蓋上述反動分子，雖斂迹於廣州，仍麕聚於上海北京等處，勾結帝國主義與軍閥，以謀傾覆廣東革命根據地。加以當時弟等方專心致志與此等反動分子爲敵，遂使共產分子得以乘間抵隙，漸成坐大。於是又激起一部分忠實同志之不平，漸至對於共產分子爲對抗的運動。此等忠實同志之心理，與上述反動分子不動。上述反動分子，反對改組，而以反對容共爲藉口。此等忠實同志，則皆贊成改組，惟對於容共，則漸由懷疑而至於反對。自此等對抗反動，突起於廣東內部，於是廣東之革命勢力，不免動搖，而反動分子，益張其燄。彼等知廣東革命之勢力，未易傾覆，則務謀離間之以使之分裂。所以「聯蔣倒汪」之口號，遂盛行於彼時。第二次代表大會雖已告成，而不

久部有廣州三月二十日之事。

(四)三月二十日以後

三月二十日以後弟爲保存革命勢力計，對於蔣介石同志採極端的退讓態度，使離間之徒，技無所施。所以自四月去國，以至去年春間回國以前，弟無論在法在德，皆閉門修學，絕未嘗對於黨務有所活動。此爲消極態度所應爾，非僅原因於疾病也。

(五)去年春間歸國以後

弟去年春間歸國之動機，因聞黨內糾紛日甚，勢將决裂，故歸而謀有以補救。三月八日由德抵俄，十二日自莫斯科啓程，經西伯利亞鐵路及航海，以四月一日抵上海。其時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已在武漢閉幕矣，甯漢分裂之勢已成矣。弟當時主張，在四月七日致李石曾函中，已詳言之，既承鑒及，不復多贅。弟至今日，對於當時主張，絕無所悔。蓋當時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皆在武漢，弟之不能不赴武漢，實所謂天經地義。弟以四月一日抵滬，六日由滬啓程，十日至武漢，十二日而滬甯已舉行清黨。此在時間上實使弟在武漢了無幹

旋之餘地，天下後世，必能相諒。惟弟所歉然於中者，則弟赴武漢之結果，使同志鬩之裂痕更爲深切，此則弟所縈縈無地不舉以自責者也。

（六）赴武漢以後

弟以四月十日抵武漢，十七日中央黨部議決免蔣介石同志職。十九日誓師北伐，第四方面軍總指揮唐生智同志，及第一縱隊司令張發奎同志，相繼率師沿京漢路入河南，與奉天軍洞作殊死戰。勝負未決，而楊森自西至，夏斗寅自南犯，東則江西又告急矣。當時武漢實處於四面包圍之中，而其內部之糾紛，乃較十四年間廣州情形爲尤甚。共產分子陰謀宰制本黨之面目，日益暴露。一般忠實同志，既不願背離中央，又不願坐視共產分子之猖獗而不爲之所，皆有徬徨無路之苦。弟於此時與一般忠實同志深相團結，北則抵禦奉天之強寇，西南則剪除反側，東則杜下之游覬覦，軍事稍定，遂奮然而起，驅除共產分子。去年四五六七月間之艱難苦鬥，實爲弟生平動心忍性之尤，自問對於總理，對於黨，對於同志，固已「竭其股肱之力，繼之以忠貞」，而濟否則未敢知，此於「夾攻中之奮鬥」中，固已沈痛言之矣。

## (七)武漢分共以後

去年七月十五日，中央黨部，決議分共，僅爲和平的分離。倘當時共產黨人，能不踰越中央所定之範圍，則未嘗不可在中央權力所及之地，取得在野黨之資格。及七月卅一日賀龍葉挺在南昌叛變，中央始不得不由和平的分離而進於嚴厲的制裁矣。當時武漢已北抑奉天軍閥，西逐楊森，南逐夏斗寅，其勢可以專心東防。然自驅共以後，武漢同志對於南京同志四月間之非常措置，已能深諒。當時惟一希望，祇在能合全國忠實同志一致奮鬥，而其方法，則在開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以確定此後之活動方向。

## (八)特別委員會之產生

中央第四次全體會議之被挫，特別委員會之產生，實爲甯漢合作以後至可痛心之事，亦本黨至可痛心之事也。來書於此事本末，似有未察，然諸同志苟一檢十一二月間弟等所發表之言論，及吳稚暉等所發表之言論，當可知其概略。當八月廿三日，孫科譚延闓偕李宗仁由九江至南京，九月四日，弟等繼至。李宗仁等以爲欲開第四次會議，必須邀請甯方委員

胡漢民吳稚暉蔡元培張靜江李石曾等共同出席，方足以表示甯漢合作之精神。其議甚正。故弟等於九月八日即相將赴上海，邀請諸人。然胡吳則匿不見面，蔡張李則堅持若開第四次會議，彼等決不至南京。事勢至此，已成擱淺。於是西山會議派乘之而起，倡爲特別委員會之說，欲以推倒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者，推倒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而孫科則以此主張提出於談話會。弟於此時，祇有兩途。其一，使談判決裂。其二，表示消極，使此談判無由進行，而徐圖挽救之術。當甯漢合作之始，談判決裂，於意有所未安，遂出於表示消極之途。故九月十五日南京之會，弟與多數中央委員皆未出席，而彼輩則悍然不顧，竟使特別委員會成立。弟等猶不願與之決裂，而從事於和平補救之進行。此皆當日實在情形，諸同志若以爲當日弟之態度過於懦弱，加以責備，此則弟所甘受者也。

（九）甯漢之戰

特別委員會之產生，全國同志，一致反對，不獨武漢爲然。惟武漢政治分會之強硬態度，實足爲全國同志之聲援，而亦爲南京特別委員會所深忌者也。於是南京特別委員會乃不

得不處心積慮，以謀攻奪武漢。論者不察，乃以為武漢之戰，由唐生智同志進兵安慶蕪湖壓迫南京所激而成。吳稚暉於所作「發言」中尤快心言之。此實與當時真相，完全相反，甯漢合作以前，甯方軍隊，標榜西征，漢方軍隊，標榜東征，皆已見之事實。自八月間，徐州失守，孫傳芳軍直迫南京，甯方軍隊，應接不暇，已無復西征之聲響。八月廿三日李宗仁至九江，與弟及譚延闓朱培德唐生智程潛諸同志相晤，其所表示，第希望漢方軍隊，不復東進，俾甯方軍隊，得專心應付孫傳芳軍而已。其時唐程仍主東進，以為寧漢既已合作，則當共同禦敵，而朱同志則已慮及，東進結果，必啓甯方軍隊之疑懼。故東進與否，成為弟等當時考慮之問題。遂決議先由譚延闓孫科偕李宗仁東下，示甯方軍隊以無他。至於東進與否，則視此後情勢之需要，以為決定。譚孫抵南京後，孫傳芳軍隊方渡江猛攻南京，其勢甚危，譚孫乃連電催兵東進。而朱同志至此，亦不復異議，唐程乃各率所部，依譚孫來電所示，東進赴援。弟行篋中攜有當時往來密電原稿，今抄錄於左。

九江汪主席并轉孟瀟益之頌雲三兄鑒：此間何李白賀葉均誠意結合一致，頃已商定，

請孟瀟兄軍隊，集中蕪湖，幷希望以一軍出含山，向津浦壓迫，以一軍爲南京聲援，幷以輸運爲速，頌兄軍隊應如何接近南京，亦望酌定，敵人連日偸渡，頃在下游發生戰事，白在鎭江指揮，並聞。延闓科宥午（八月二十六日。）

九江汪主席：昨敵正在包圍繳械中，據俘虜云，敵軍有六師兵力，張宗昌正南下，日內必全線大舉渡河，此間決意反攻，亟望孟瀟兄速派兵由蕪湖含山定遠壓迫，望先覆電以壯軍聲，至要。延闓科感午（八月二十七日。）

九江汪主席，並轉孟瀟頌雲益之三兄：連電鬧係大通有阻，此後請由無線電詔示，現敵人仍在龍潭登岸，激戰甚烈，第一軍因介石下野，軍心懈弛，兼餘軍疲乏之過甚，力量薄弱，惟恃七軍撐持，請孟瀟兄速派一部至蕪湖，向含山和縣壓迫津浦南段，務須用船運蕪，從速運動，即覆，延闓科豔申（二十九日。）

九江汪主席，幷轉孟瀟益之頌雲三兄鑒：龍潭之役今日已擊潰繳械，然敵謀未已，此間防戰，皆恃七軍，非我軍向江北壓迫，不能收功，李何白皆切望，弟意宜與以好感，一切皆易解

決，請孟兄電劉何兩軍注意，陳調元於頌兄極推重，力主第二方面軍亦至蕪湖，望派人聯絡，各都隊似可皆由船運，不必陸行，並望酌定，譚延闓孫科卅亥。

九江汪主席，並轉孟瀟頌雲益之三兄：鹽電奉悉，此間軍事甚利，敵前後有二萬餘渡江，已陸續繳械，現有一小部被包圍於江邊，本日可告肅清，逆敵全部計畫，以孫傳芳担任津浦線東面，張宗昌担任津浦線西面，我方兵力在津浦線西面者，稍形薄弱，合肥六安等處，尤爲空虛，懇以卅五六兩軍出合肥，一出含山和縣，第二方面軍集中蕪湖，則各方各可照顧，出擊甚易，同人等互相商酌，意見相同，特電奉商，即祈裁奪施行，見覆爲荷。譚延闓孫科李宗仁何應欽白崇禧卅申。

南京譚主席孫部長：數日未得電報，正切懸念，頃接宥午電，欣慰兼至，已即照來電飭三十五軍出含山，向津浦壓迫，三十六軍集中蕪湖，第二方面軍集中宣城，爲南京聲援，如能由甯滬撥招商第輪開來九江，以便運輸，更爲妥捷，請轉告何李白賀葉諸同志，汪兆銘唐生智朱培德程潛豔午。

南京譚主席孫部長，幷轉德鄰敬之健生三兄：今午奉卅午卅亥兩電及借敬之德鄰健生三兄卅申電，至爲佩慰，孟瀟頌雲兩兄所部，因無輪運，陸行遲緩，深以未能夾擊渡江之敵爲慮，集中蕪湖宣城後，當卽會同計定全般計畫，以施行全線反攻，合肥之敵，已令何部往援，爲試一指揮計，皖北部隊，擬歸芸樵暫行指揮，幷聞。兆銘世（卅一）亥。

總觀以上往來各電，可知漢方軍隊東進之原因。孫傳芳軍之破滅，固由於一七兩軍之善戰，亦由於聞漢方軍隊迅速東進，勢成夾擊，故望風喪胆。至於孫傳芳軍中宣傳，謂唐生智已與彼合作云云，此乃敵方反間之常技，據以爲信，雖愚者亦不出此，無待辯也。

孫傳芳渡江軍隊，既已撲滅，而唐生智程潛所部，已陸續開至蕪湖宣城一帶。此在唐程，方以爲所部當可俟全般計畫訂定之後，加入全線反攻。不知在李白視之，則以爲前者望其相救，今者轉患其相迫也。倘使當時中央第四次全體會議能在南京開成，則黨有中樞，一切權力皆屬於黨，一切軍事行動皆取決於黨，此等枝節不成問題。無如當時中央第四次全體會議被挫，南京爲特別委員會所竊據，武漢政治分會方起而矯正，勢成對峙。不先解决黨的

問題，則軍事問題無從解決。弟爲此事奔走於滬潯漢間，直至十月十日始與南京代表孫科伍朝樞等簽定條件於漢口，其全文已在報上發表，想承鑒及，亦不多贅。總其全文之大意，對於黨務，祇求中央第四次全體會議能開，執行監察兩委員會能恢復，特別委員會不妨聽其如政治委員會之存在。對於軍事，則在集合漢寧各方軍隊共同北伐。此條件簽定後，孫伍擕至南京，得譚程李白何覆電之贊同。弟方以爲事已大定，黨務軍事均可轉危爲安，而不知當時南京對武漢之作戰準備既已完全矣。溯其原因，約有數端：（一）李宗仁白崇禧欲以桂系造成最大軍閥，前既藉武漢之勢力以去蔣，今幷欲去唐。（二）譚延闓程潛與唐有宿怨，故與李白結合以去唐，其勢甚易。（三）唐與諸將多不協，勢成孤立。有此三者，特別委員會諸人，遂得以盡其挑撥離間之能事，速成甯漢之戰，藉以延特別委員會之生命，而阻中央第四次全體會議之進行。故弟對於甯漢之戰，實引爲大戚，以爲從此黨權墜地，武裝同志相斫成風，大亂既成，不易挽救。關於此點，弟所爲文字除已發表者外，並錄密電數則，以備參考。

九江朱總指揮：昨電計達，昨晨弟與哲生梯雲談話，弟堅持恢復中央執行委員會。哲生

謂如此則西山會議亦有中央執行委員會，亦須恢復。弟謂如彼等欲恢復，自然會在上海環龍路四十四號開會，我等管不着。我等對於西山會議派祗能容納個人，不能承認黨部，更不能爲西山會議派而拋棄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所選出之中央執監委員。下午復約鄧齋孟餘霽青談話，弟等一致主張：（一）恢復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二）特別委員會仍然存在，（三）規定常務特別兩會之權限，（四）恢復監察委員會。哲生梯雲允即夜攜此條件赴南京商量。弟今惟一之祈禱，我兄速與組安頌雲德鄰健生諸兄通電，請其贊成此四條件，俾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所組織之中央黨部，不致爲一二八所出賣。弟月餘以來，悲憤塡胸，至此已忍無可忍。弟今力勸孟瀟退讓，與李白誠意合作。惟中央黨部如不恢復，則此等合作，僅能使上下游武裝同志不生衝突，於黨無關，弟亦不願與聞矣。總之現在第一要務，在恢復中央，乞兄明鑒，無任祈禱。弟兆銘文（十月十二日）。

廣州李主席張總指揮元電奉悉，月前德鄰抵九江時，彼此誠意合作。及弟等到南京後，南京派與西山派結合，極力破壞第四次全體會議，德鄰健生無如之何。弟不得已而赴牯嶺，

及來漢口。前覆琪翔電，亦欲來廣州，因弟痛心於中央之覆沒，不忍亡命海外，故於國內求一立足地，以期恢復中央也。爲今之計，乞兩兄與德鄰健生堅決主張，（一）對西山派可容納其個人，不宜承認其黨部，（二）對南京派宜力勸其不可因遷就西山派之故而反對第四次全體會議。至於恢復中央執行監察兩委員會，尤爲必要。特別委員會之存在，僅能如政治委員會，如因此爲武漢派所主張而決心反對，甯遷就西山派以攻擊武漢派，則成爲出賣中央矣。中央恢復，目的若能達到，弟當往何處努力，惟兩兄所命。惟此時長江上下游軍隊，不宜攜貳，致爲敵人所乘，併望兩兄思之。兆銘刪（十月十五日。）

九江朱總指揮：頃孟瀟持示鉄夫巧電，稱六軍以兵力三團突向灣沚駐軍攻擊等語，弟力勸孟瀟忍耐退讓，並仍依原定計畫，飭蕪湖駐軍向江北撤退。此時上下游黨軍內戰，徒爲反革命者所笑，爲軍閥所乘，有百害無一利。乞兄力持和平，斡旋此局，萬不得已保持中立態度，弟可負責保證孟瀟不以一兵擾及江西地面也。此時黨內，最少宜留二三數忠實同志，勿捲入漩渦，以圖收拾。尊見如何，乞示。兆銘皓（十月十九日。）

以上三電皆在漢口時所發。

廣州李主席張總指揮：弟應召回粵，茲已抵滬，有船即來。中央第四次全體會議，因上下游戰事忽起，交通梗阻，恐難齊集，至爲痛憤。面詳。兆銘敬（十月念四日。）

廣州陳民政廳長：（一）弟馬日離漢，今午抵滬，有船即來。（二）武漢銑得南京允開第四次全體會議元電後，孟瀟已開始撤退皖南北駐軍，馬忽得南京對武漢宣戰哿電，孟瀟允弟仍繼續撤兵並聽第四次全體會議公判。（三）南京方面藉口用兵，以延宕中央第四次全體會議，並延長特委會生命，擴大其威權，且對於反對特委會者示威。粵既反對特委會，則亦爲特委會所目爲叛逆。粵中武裝同志，雖多不慊孟瀟，然於此宜注意。兆銘敬（十月二十四日。）

以上兩電，皆由漢口至上海時所發。

南昌朱總指揮：頃接上海轉來惠電，藉悉尊指，無任欣感。此次南京討唐，如係特委命令，則凡反對特委者，皆不能認爲有效，如係武裝同志自動，則必成混戰之局，更可寒心。默察情

形，若不及早制止，則長江以南各省，必變爲四川，各以武方相勝，黨亡國亦亡矣。惟兄圖之。兆銘東（十一月一日）

以上一電，由漢口至廣州後所發。

關於甯漢之戰，其醞釀與爆發之經過，觀以上諸電，可得其概。戰事既起，凡漢方一切宣傳，皆爲甯所遏。故海外同志，未易知其底蘊。弟今作此書，於此獨詳。至於上錄密電，原擬俟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開會時，提出報告。乃會議未開，而弟已去國。今藉此機會，以貢獻於諸同志。

## （十）廣州事件

廣州事件，一切發表之文字及事實，國內各報皆有登載，不如武漢方面，一爲甯滬截斷交通，卽同世外。雖敵方宣傳，極其汚衊之能事，然材料俱在，諸同志自能判斷，無待多言。撮要言之，李濟深黃紹雄之與李宗仁白崇禧，一致行動，人所共知。張發奎在武漢時，雖與唐生智不協，然其反對特別委員會之決心，則正相同。唐既不容於李白，則張亦必不容於李黃。此爲

十一月十七日廣州事件之原因。而當張與李黃作戰時，共產黨人乘間入寇，造成十二月十一日焚殺廣州市之慘變，則又至可痛心之事也。張發奎對於此次慘變，事前之疏於防制，固當負其責任，然臨事應變之忠勇奮發，不出三日，即已蕩平，其心迹固已大白。李濟深等乘張發奎與共產黨苦戰之際，掩擊張發奎，以爲共產黨作驅除，而猶誣衊張發奎爲共產黨，舉其蕩平共產黨之事實謂之「花眼法，」謂之「苦肉計，」此眞所謂欲以一手掩天下目者，固不值諸同志一笑也。

於此有一二疑問當爲諸同志解答者。

其一，李白李黃諸人，與特別委員會之關係，究竟如何。何以九月間贊成特別委員會之發生，何以十月及十一月間又贊成開第四次全體會議取消特別委員會，何以十二月間又極力阻礙中央全體會議之進行，而與特別委員會諸人深相結納，離奇變幻，幾若無可捉摸，則請以一語說明之。凡軍閥之特質，既欲割據地方，又欲把持中央，既欲獲取實權，又欲盜竊名義，而輕重緩急，則惟視其力所能至。當甯漢合作之始，彼輩勢力未成，若即開第四次會議，

以解決一切，則黨的中樞既已確立，彼輩將不能不受制。故不如贊成特別委員會，以其名不正言不順，不獨不能制彼輩，且樂於受制於彼輩也。觀其與唐生智戰，直至開戰之後，始請求特別委員會之追認，其心目中固未嘗知有特別委員會也。及唐生智既敗，彼輩自以爲勢力已成，莫之能抗矣，則又以特別委員會爲名不正言不順，不足以號令天下，故不恤取消之而代以名正言順之中央第四次全體會議也。及中央第四次全體會議不能聽其所爲，彼輩遂不能不出於反對。嚮者北洋軍閥對於中央卽持此態度，今彼輩如此，直抄襲藍本而已，無足異也。

其二，吳稚暉張靜江蔣元培李石曾等，與特別委員會之關係究竟如何。何以九月間極力反對中央第四次全體會議，而贊成特別委員會，何以十月及十一月間又贊成開第四次會議，取消特別委員會，何以十二月又極力阻礙中央第四次全體會議之進行，何以今年正月間又列席於中央第四次全體會議，其離奇變幻與李白李黃諸人，如出一轍，則請亦以一語說明之。諸同志當能記憶，十一年五六月間，吳佩孚逐徐世昌迎黎元洪，以恢復國會號召

天下之際，蔡元培等曾聯名通電請孫先生下野矣。當五月間，陳炯明免職之後，雖懷怨望，猶不敢爲亂，及得蔡電，始藉辭發難，而有六月十日破擊觀音山之變。諸同志尤當能記憶，當十二年間孫先生與陳炯明在東江作戰之際，吳稚暉曾以調人自任，倡爲「陳炯明沒有孫文，便成爲軍閥，孫文沒有陳炯明，便成爲草頭革命黨」之怪論矣。彼輩心目中，知有武人，不知有黨，由來已久，至於最近，而態度愈明。試觀吳稚暉於十一二月間所發表之文字，適在可得左證，而其「讀了汪先生的兩件大事」之文中，更暢乎言之，曰「若三揖三讓做個形式的開會，止是醜醜的辦法，就是武裝同志眞正服從，忘了他也是委員，委曲聽命於七張八嘴，實則長衫同志大半觀望，不是瞻徇，就是搗亂，視武裝同志不是同志，直是異類，瞻徇者還當他強盜，以能順從爲妙，搗亂者視他爲軍閥，以能反對即得，這都是對於軍人非同志的辦法，軍人也不曾自己想自己就是黨中柱石的辦法。」又曰，「若開會開出權來，就是槍斃我，也不承認。」又曰「就是把黨也交給武裝同志，幸而有凱馬爾其人，國民黨就算成功，不幸而有張作霖其人，就再讓第二個國民黨來，或竟讓共產黨來，免得不死不活，無疾而終。」其對於武

人，阿諛逢惡，一至於此，宜其謂「黨軍可愛，黨人可殺。」弟嘗痛心疾首，謂辛亥革命將告成功之際，章太炎以「革命軍起，革命黨消」一語了之。去年國民革命將告成功之際，吳稚暉以「黨軍可愛，黨人可殺」一語了之。嗚呼，黨且不在其心目中，則其視第四次全體會議與特別委員會，毫無所擇，又何足異。

（十一）蔣介石同志之復職與弟個人之引退

當去年十二月初間，中央第四次全體會議在上海開預備會議之際，法定人數已足。其不能赴南京開正式會議者，以李白諸人憑藉武力，盤據南京，爲之障礙也。爲排除此等障礙，乃不能不有『催促蔣介石同志繼續執行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權，並負責籌備在南京開正式會議』之提議。此提議初非苟且。當預備會議開會之際，蔣同志曾有告同志書，其言曰，「今日非一致促成中央全體會議，速開正式會議不可，有不能犧牲個人之權位，而阻礙此全體會議者，吾人固所反對，即不能捐棄過去私人之情感，而消極抵制全體會議，亦無可諒恕。」又曰，「國民革命之勁敵，决非軍閥與共產黨，惟武裝同志不能確實認識中央威權之

必要與最高性，政客從而利用播弄，始爲國民革命之致命傷。」又曰，「吾人今日必須盡力促進武裝同志之覺悟，防止文人政客之搗亂把持，確定建立黨之中央，提高黨權，申明黨紀，然此皆非從速完成第四次全體會議不可。」其言之深切著明如此，諸同志讀之，知蔣同志眞能爲黨盡力。去年四月間之意見衝突，已完全消除，故有上述之提議。至於弟之個人，以主張開中央第四次全體會議之故，備受反對者之攻擊。夫反對者之攻擊，初非弟之所畏，然李白李黃諸人暨吳張蔡李諸人，自去年四月以來皆在南京與蔣同志經歷患難，今以蔣同志亦主張開中央第四次全體會議之故，對於開中央第四次全體會議已不復反對，惟以蔣同志不與弟合作爲條件。夫苟中央第四次全體會議能開，弟死且不恤，何有於引退。故於上述之提議一致通過後，即附帶聲明，決然引退，俾彼輩無所藉口。而蔣同志之負責籌備在南京開正式會議，亦減少困難。弟之引退雖類於消極，然實則積極以助中央第四次全體會議之進行也。

## （十二）弟個人對於黨之觀察

弟以爲本黨改組之精神，此時實已岌岌搖動。武人如李白李黃輩，其所爲較之第一次代表大會後之楊希閔劉震寰等實有過之。在其指揮下之廣東省黨部竟宣言不認承中央第四次全體會議矣。廣州政治分會竟提議取消宣讀總理遺囑矣。如吳張蔡李輩，則又倡分治合作之說。此與總理所手定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完全相反。彼輩之出此，若謂根據無政府主義，則與共產黨之謀篡本黨，有何分別。况其所言，純爲迎合李白李黃輩便於把持割據，與無政府主義相去尙千萬里乎。彼輩既存此心，宜其疾視本黨之組織與紀律如仇讎，務欲破壞之以爲快，」李白李黃輩如出一轍。凡黨員中之稍欲保存本黨改組之精神，注重於組織與紀律者，皆被吳張蔡李目爲共產黨，準共產黨，共產黨工具，假手李白李黃輩以捕殺之惟恐不盡。其結果將使一般武人皆努力於跋扈，一般文人皆努力於無恥，以來免於共產嫌疑。於是本黨改組之精神消失淨盡，而本黨亦隨以俱亡。此誠吳稚暉所謂『不死不活無疾而終』者也。猶幸中央第四次全體會議既已開成，其宣言中於組織與紀律再三注意，全體同志，若於此致力，未始不可轉危爲安，是在勉之而已。

(十三)弟個人之行止

弟之來歐，與來書所舉胡漢民孫科伍朝樞諸人旨趣不同。元年以來，弟來法數次，皆欲求學，而皆以國事中輟歸國。病起以後，若能假以歲月，俾得從事研究，或於本黨主義政策理論方法之進行，不無少有貢獻。望諸同志鑒此微誠。若諸同志不吝教誨，常相切磋，實所深願。此頌黨祺。

汪兆銘謹啓。

# 一個根本觀念

編輯先生：我今日接到上海同志寄來的一封信，裏面夾着五月廿三日及廿四日民國日報，言論題爲『書汪先生最近言論後，』是吳稚暉先生做的。信裏面并說其他各報皆有登載。我看了一遍，覺得關於一個根本觀念，不只是屬於過去，於現在未來，都有關係。所以做出這一篇，請求貴報登載。想貴報既已登載吳先生的言論，則對於這一篇，也必不吝登載的。吳先生的書後，是對於我復駐法總支部的信而發，我復駐法總支部的信，有一個根本觀念如下：

總理於十三年春間，改組本黨，容共政策，亦於此時確定。惟容共僅屬一時政策，決不能謂容共卽爲本黨改組精神所在。本黨改組之精神，在於認定三民主義爲救國不二法門。欲求三民主義能實現於中國，則不能不使三民主義普及於民衆。欲求三民主

義普及於民衆，則不能不使黨員眞能爲主義而奮鬥。欲求黨員眞能爲主義而奮鬥，則不能不鞏固黨之組織，森嚴黨之紀律，使黨員之行動，趨於一鵠。此實爲本黨改組之精神。有此精神，然後本黨乃得一新生命。此與容共無關。謂容共爲改組精神所在，固謬，因反對容共，並改組之精神，亦抛棄無恤，尤謬。此爲弟始終一貫之見解，當先爲諸同志告者也。

以上關於一個根本觀念，用抽象的說明。如今更可以用具體的說明如下。

十三年春間，改組本黨以後，有幾件重要工作：

第一，總理所著的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以次出版，關於本黨主義的內容，至此已充實而明瞭。

第二，總理所著的建國大綱，已經公布，關於主義實行之方法及程序，至此已有切實詳細的規定。

第三，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指出國民革命之需要，及最低限度之政綱。

第四，重新製定中國國民黨總章，使本黨組織，趨於鞏固，紀律趨於森嚴。

第五，注重於喚起民衆，「農工商學聯合起來」及「扶助農工」兩個口號，同時並行。

第六，極明顯的指出帝國主義及軍閥爲國民革命之對象，使民衆認識誰是他的敵人，如何纔能得到民衆之解放。

改組以後重要工作很多，以上所舉，僅其犖犖大者。由這幾件重要工作，生出以下幾樣重要效果：

第一，本黨的主義政綱，切實宣傳，得到了民衆的了解，因而得到民衆的擁護。

第二，本黨的組織趨於鞏固，紀律趨於森嚴，於是革命分子得以認定方向，共同致力，而不革命假革命反革命分子，漸漸的在黨內無所容足，終於排除出去。

第三，黨的力量，及於政治軍事各方面，從事政治的有一種廉潔勇敢的精神，來担當責任，破除困難，尤其是從事軍事的武裝同志，能奮不顧身，爲黨犧牲，所以能於數年之間，由統一廣東，而完成北伐。

以上是改組以來彰明昭著的效果，無論何人，不能否認。雖然改組以來，有一段容共的事實，因此惹起黨內許多糾紛。但是黨的基本精神，並不因此搖動。分共以後，對於上述改組以後的幾件重要工作，應該照常進行，而且應該加倍努力，使國民革命，得以完成，方纔說得是圓滿效果，方纔不辜負總理改組本黨一番苦心，及無數已死未死的同志之努力。

這便是我所說的一個根本觀念。

當五月廿三日民國日報所登載的吳先生的書後，所說的關於一些個人零碎的事，我只可在附錄裏來答復，不入正文。廿四日所說的總括起來，不外以下的幾個論點：

第一，總理投降於共產黨，纔改組國民黨。

第二，總理受俄國越飛等甘言蜜語的奉承，且樂得接受點物質的接濟。

第三，總理覺得共產黨那種水滸不羈的搗亂紀律，恐怕我們寬大的國民黨吃他不住，決意引入他們來幫同改組。

吳先生並且堅決的說道，「這是當時容共的眞相，也是改組國民黨的動機，誰也不能

否認』

關於第一第二的兩點，吳先生所說，完全和十三年間改組當時黨外的陳廉伯黨內的馮自由所說的一樣，對於總理之污衊侮辱，可謂達於極點。總理在十三年間，曾痛懲陳廉伯，開除馮自由黨籍，以此例彼，我們當作何感想。至於第三點，更是離奇，既然『覺得共產黨水滑不滿的搗亂紀律，恐怕我們寬大的國民黨吃他不住，』如何卻又『決意引入他們來幫同改組，』這豈不是引狼入室。這種說法，看似離奇，實則仍然肆其污衊侮辱的技倆而已。總理改組本黨之用意，有將介石同志所影印的手札，說得明明白白。還有十三年一月二十日對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開會的訓辭，及二十日以後，在大會裏歷次的訓辭，也說得明明白白。這些訓詞，都是總理口說，同志筆記，經過總理訂定方纔刊行的。我們要知道總理改組本黨之苦心，只要細細看那手札和訓辭，便可明明白白，沒有什麼疑義。總理很沈痛的說『從前本黨不能鞏固的地方，不是有什麼敵人，用大力量來打破我們，完全是由於我們自己破壞自己。』又說，『自民國成立以至於今日，還沒有完全達到這主義的目的，原

因是在什麼地方呢？一是由於我們的辦法不完全，二是由於各位同志不能同心協力，一致行動。」到了閉會的訓辭，更是鄭重的說「政綱和主義的性質，本來是不同的。主義是永遠不能更改的，政綱是隨時可以修正的。但是修改的時期至少都要一年，除非遇了很重大事情，對於政綱是發生根本變動的，我們臨時才可以召集特別大會去修改。由此便知政綱的修改，是有一定時間。因爲預定了一定時間，大家進行的步驟，才有秩序，不至紛亂。本黨黨員從前看見政綱有不對的地方，做事就立刻和政綱相矛盾，這是本黨致亂之大毛病。」又說，「各位同志以後縱然看見政綱有不對的地方，或者中途得了見解，或者有特別聰明的人，一時發見了政綱中有不合理的地方，都不可自作自爲，如果一二人自作自爲，便亂了全黨的一致行動。」我們看了這些又沈痛又鄭重的訓辭，可以看出總理之痛心，莫過於黨員之腐化，所謂腐化之最大特徵，便是黨員遇事隨便，自作自爲，以致團體渙散，紀律廢弛，使主義政策，都無從實行，革命遂無成功之日，所以才決心改組。我們並可以看出總理當時已經洞見改組以後的糾紛，所以不惜苦心苦口的，預先諄諄告戒。我於今日重溫總理的遺訓，只覺

得總理的精神面目，如在目前，從無窮的悲痛之中，生出無窮的勇敢。我深信全黨的同志，全黨忠實的同志，必能仰體總理的遺訓，繼續努力，決不致因一二人之污蔑侮辱，而搖動了信仰的。

吳先生的第一個誤謬，在以改組與容共併爲一談，以爲容共卽是改組，改組卽是容共，遂將總理改組的苦心，完全埋沒。其第二誤謬，在不知什麼叫做黨紀。須知道，黨的主義是規定黨的行動的內容，黨的紀律是規定黨的行動的法則。凡是一個黨，要有好主義，還要有好紀律。有了好主義，而沒有好紀律，不能說是健全的黨。有了好紀律，而沒有好主義，也是徒然。黨之有紀律，和軍之有紀律，是一樣的。帝國主義的軍隊，主義是壞透了，而紀律却是好的，所以也能以無道行於一時。他將來的失敗，失敗在主義，不是失敗在紀律。反之，本黨的主義，是極好的，却因爲沒有好紀律，所以民國以來，流離顛沛，得不到成功。總理改組本黨，就是以好主義爲中心，而以好紀律爲維繫。吳先生連紀律二字也沒有認識清楚，自然不能知道紀律的用處，自然將總理改組的苦心，完全埋沒。

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後，總理的精神，貫注於全黨，黨義的闡揚，和組織紀律之鞏固森嚴，使全黨頓呈活潑嚴整的氣象，所以國民革命，能夠積極進行。中間雖然因容共政策，黨志許多雜紛，會紊了本黨的組織紀律，已經比較健全，所以卒能將共產黨驅除出去。吳先生說國民黨自總理逝後，黨紀自喪失喪失，以至於無。又說，廣州中央黨部同國民政府，搬往武漢以後，被共產黨把持，所以那時的黨紀，祇是共產黨的黨紀，不是國民黨的黨紀。我可以事實證明其不確。當去年七月間，中央黨部在武漢能決議將共產黨實行驅除出去，可見得國民黨能執持黨權，以施行黨紀。不錯，本黨驅除共產黨出去，至少可以譬喻做在病人身上割去了一個惡瘤。但是割治之後，更應培養元氣，以抵禦本來的疾病，恢復以前的健康，不應自暴自棄，以自取其死。這就是說，本黨自驅除共產黨出去以後，更應鞏固其組織，森嚴其紀律，使日徐健全。不應還於改組以前的舊觀，使一般黨員遇事隨便，自作自為，再墮於渙散廢弛之惡習，以致『自己破壞自己。』

不能明白總理改組本黨的苦心，不能明白改組以後的幾件重要工作，和由這幾件重

要工作所生出來的效果，則決不能明白爲什麼改組以後，幾年之間，本黨就能由統一廣東，而完成北伐。如吳先生所說，改組的動機，不過如此，而其禍害，又已如彼，則試問本黨何以能有今日之進展？天下事沒有無原因的結果，吳先生當然歸着於黨軍之善戰了。唉，忠勇的黨軍，能奮不顧身，爲黨犧牲，將吳佩孚孫傳芳張作霖等等軍閥，以次打倒，這自然是本黨進展之一個重要原因。只是吳先生若舉以爲本黨進展之唯一原因，那就無怪其然，謂「黨軍可愛，黨人可殺」了。吳先生的論據，以爲本黨今日之進展，是黨軍打出來的。而改組以來本黨之一切糾紛，都是改組以來黨人所幹出來的。這種論據，就是爲「黨軍可愛，黨人可殺」下一注解，也就是去年十二月間，主張「把黨也交給武裝同志」，主張「三揖三讓做個形式的[illegible]，並是[illegible]體的辦法」的根本觀念了。吳先生絕不想想，分共以前，黨人裏頭，固然夾雜着共產黨，黨軍裏頭，何嘗也不夾雜着共產黨。何以共產黨夾雜在黨人裏頭，便累到了「黨人可殺」，而共產黨夾雜在黨軍裏頭，便依然「黨軍可愛」？這兩句話，已是不通。而這樣一來，黨軍也就以爲黨即是軍，軍即是黨，黨軍以外，更沒有黨，凡在黨軍以外的黨人，隨時隨

地，都是可殺的。這樣一來，逆黨人也沒有了，還說什麼組織，什麼紀律，宜乎可以一齊拉倒。吳先生還要扭扭揑揑的說，「這是當時東南的流行語。」就算我讓一百二十步，當是當時東南的流行語。吳先生，你何以對於這樣流行語，不去矯正他，却去稱引他？你就算是個「逃而不作」，也就對於這兩句話，抛不了責任。何况你一路的主張，都是以這兩句話爲出發點呢。吳先生，你已是六十多歲的人了。你應該記得，民國以來，軍閥不專是產在北洋，便是本黨裏頭，也產過不少。你只看看，你前幾個月裏頭，所稱道爲「豐功偉烈，百世之下猶令人思慕的，」如今不已是在武漢自相殘殺了麼？你所謂「相安一時」，其效安在？照今日這樣情形，如果裁兵與建設，不能同時並行，每一個軍人，擁着一枝大兵，據着一個大地盤，還不怕製造出無數軍閥，重爲地方人民之禍？吳先生，你須知道，在好的環境裏，壞人也會變成好人，在壞的環境裏，好人也會變成壞人。你那些「相安一時」的主張，和聯省自治名異實同的「分治合作」的主張，都是引誘軍人入於壞的環境裏。吳先生，你切莫以爲我有幸災樂禍的念頭。如果他們能治定功成，他們只管恨我，我只管在海外舉起手來，祝他們的健康。我只望他們

好，並沒有望他們壞。吳先生，你如果將我這些年來和血和淚寫出來的文字，都當作個人的憤憤不平，那麽，你至少從前也白認識了我了。

附　錄

以上正文已完，還有幾句話，附錄於後。

五月廿三日，民國日報所登載吳先生的書後，有幾句話，不能不辯正。

第一，吳先生說『七月裏正由馮煥章先生調停甯漢，汪先生不應於其時反寫書許汝爲先生，要滬漢合作，共同制甯，造出特委會的惡因，這種密函也可以發表麽？』我寫書許汝爲先生是有的，但幷沒有說『共同制甯』，尤其並不是『密函』。我於十月十六日，在武漢政治分會會公開的提出報告，茲括其大意如左：

關於黨的人才問題，『一切忠實同志聯合起來』實爲目前最緊要的一個口號。

關於黨的組織問題，從前曾有兩個提議，第一個提議，是主張於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以前，先開一個預備會議，將非中央委員之重要同志，也邀請參加，關於一切重要事件，

經過共同討論之後，纔開正式會議。如此，則以預備會議集中黨的人才，以正式會議鞏固黨的組織，庶幾法理事實，雙方兼顧。這個提議，兄弟曾於八月間致許崇智同志一封信，詳細說過，九月間在南京上海，亦曾說過，但被擯棄，不蒙采用。於是第二個提議，見諸實行，即是特別委員會之產生。

以上大意如此，要看全文，可檢我最近演說集第七十九頁至九十一頁。我如此公開報告，如何說是「密函」，更和「共同制裁」渺不相涉。我如今反問吳先生，我何以不應致書許汝為先生？我心中並沒有如吳先生當分共是專利品，更沒有如吳先生以為「分共祇此一家，並無別出。」我以為分共以後，一切忠實同志，聯合起來，是必要的。我致書許汝為先生有什麼「不應」，我眞不懂。吳先生不是自己承認是西山會議派麼？我致書許汝為先生，而吳先生說是不應，我眞尤其不懂。我當時所望於西山會議派的，是他們能矯正過去，補救將來。我後來和他們決裂，是因為他們所定的主張和計畫，（一）特別委員會推翻第四次中央全會及推翻第二次代表大會，（二）促成甯漢戰爭以擴張特委會之威權及延長其生

命，（三）造成一一二二的南京慘案，以致不能不和他們決裂。如果他們將來能有深切的覺悟，拋棄從前這般誤謬的主張和計畫，我對於他們任何個人絕不仇視的。我這種見解，至今無變。

第二，吳先生說『八月初甯漢正謀合作，何以汪先生又送密書與李白，一面八月八日又讓唐生智本了反共倒蔣的大政策，把蔣同志罵得狗血噴頭，李白諸位，就因之而請蔣先生歇歇，這種密函，也可以發表麼？』這更容易分明了。李白諸位，如今正是欲得我而甘心的，吳先生何不請他們將當日密書發表出來，看看裏頭有什麼不可告人的說話。八月八日甯方齊電，十日漢方蒸電，是甯漢合作的始基。在這些日子以前，兩方豈但相罵，如吳先生等寒電所說，『甯方尚留倒汪的殘帖，漢方又有罵蔣的新電。』並且一個西征，一個東征，幾乎相打，我和蔣先生當時各成了一方攻擊的目標，捱罵簡直不算什麼事。只是甯漢合作以後，漢方同志，對於甯方已不罵了，而甯方同志對於漢方，卻還今日要罵這個，明日要打這個，這纔是可詫異的啊。

我請吳先生發表所謂密書的時侯，不能不預先說幾句話，便是最好將密書原本影印出來，一不要揑造，二不要割裂。我何以說這幾句話呢？因爲我有些寒心。去年看見吳先生所作什麼「贅言」，硬生生的揑造我的說話，被我舉發，只得道歉。又硬生生的揑造何香凝同志的說話，被何同志舉發，並且提出這是張靜江先生的說話，於是吳先生又只得道歉，卻還支支吾吾的道是靜江先生說而香凝先生自言自語的複說的。及至何同志確實指出，連自言自語也沒有，於是吳先生頓口無言了。以此之故，我不能不有些寒心。吳先生是六十多歲的人，我不忍說壞他。只是他一種成見，以爲政治是齷齪的東西，既然從事政治，則一切齷齪手段，都可使用，以能打倒敵人爲止。他這一種成見，是他一切造謠惑衆之根源。

第三，吳先生舉出十三年秋間來往東江及廣州省城一段故事。這段故事，與我所謂「吳先生倡爲孫文沒有陳炯明便成爲草頭革命黨之怪論」何干？當十三年秋間，總理率師北伐之際，曾有明明白白的命令，許陳炯明悔過自新，並且將惠州圍城的駐軍撤退，以俟其覺悟。吳先生於此際往來奔走，何礙於事。而且這事是人人所知的。我所說的，是吳先生不願

發什麼「草頭革命黨」的怪論，這種怪論，無非重軍而輕人，是吳先生一路的病根所在。吳先生所以自解的，是「至於說到無軍便算草頭，乃是吳稚暉的粗俗文調，要說得生辣可喜，就故弄此狡獪，語雖不敬，意實平常，素來自中山先生以次的朋友，無不原諒的。」不錯，吳先生平日對人開口「精蟲」「尿壺」，閉口「狐狸尾巴」的亂罵，落得個「語雖不敬，意實平常。」只是我忽然想起在報上看見吳先生陪什麼李將軍，陳將軍遊西湖，自比劉老老，那一副足恭面諛的神情說話來，我替吳先生難過。

以上我的話完了，吳先生的書後還未完。可是五月廿四日以後的民國日報，我至今還沒有看見，無從作答。只是如果也是這一類的話，我就恕不作答」。

（編者按此函已見國內各報各雜誌）

# 覆林柏生書

柏生先生：五月二日的來信，已經收到。我讀了來信之後，所最歡喜佩服的，便是來信已解答了本黨目前最緊要的一個難問題。我曾說過，反共以後，最緊要的工作，莫過於淸釐本黨理論。這種工作，如不能做到，則其他一切宣傳運動，種種工作，幾乎無從做起，如今來信所說的『本黨之目的，在於集中被壓迫民族中各階級之最覺悟的革命分子，組織之，訓練之，使成爲一超階級的革命黨；』『故本黨既非代表任何單階級的政黨；更非各階級的大聯盟；』『謂本黨爲資產階級的自由黨或無產階級的共產黨固謬，謂本黨如小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的社會黨尤謬；』眞可說得反共以後淸釐本黨理論的一篇重要文字。有了這種理論，則此後本黨同志宣傳運動得了方針，不致誤入歧途，這是我所最歡喜佩服的。來信所說，我從前在論文及演說裏，也曾說過一二。例如『黨與民衆運動，』裏頭有一段說：『我們

相信中國之國民革命是以帝國主義爲對象的。所以必須喚起一切被帝國主義壓迫的民衆，以從事國民革命，因此國民革命的黨，天然是多階級的，凡是多階級的黨，必不能以一階級的專欲而底於成功，故非各階級集合一個共同目的之下，爲共同目的而奮鬪，同時調節各個之特別目的，則此各階級終不能得眞正之聯合，黨的領導之必要即在於此。」這段議論，與來信所說大致相同。在「我們要建設怎樣的國家」裏頭，也有這樣的話，我那時所說「眞正之聯合，」是已經感覺到共產黨徒「若干階級臨時聯合鬥爭」之說，有無限陰謀及弊害在內，所以想起來矯正。如今與來信比較看來，我所說的「眞正之聯合，」遠不如來信所說的「超階級」之意義周密。而且來信明明指出「若干階級之臨時聯合鬬爭機關，共產黨人常作如是說，以便利其背叛本黨之企圖，」大爲透闢痛快。

去年秋間，我在九江時候，曾和甘乃光同志說過，「本黨所代表的是民族利益，」這是三民主義裏明明白白指示給我們的。民族主義裏所叮嚀反覆的固然如此，就是民權主義裏頭也何嘗不是如此。除了申述民權主義的原理之外，便愷切指出說：「歐洲從前因爲太

沒有自由，所以革命要去爭自由；我們是因爲自由太多，沒有團體，沒有抵抗力，成一片散沙。因爲是一片散沙，所以受外國帝國主義的侵略，受列強經濟商戰的壓迫。我們現在便不能抵抗，要將來能夠抵抗外國的壓迫，就要打破各人的自由，結成很堅固的團體。」又說，「要把我們國家的自由恢復起來，就要集合自由或一個很堅固的團體，要用革命的方法，把國家成一個大堅固團體，非有革命主義不成功。我們的革命主義，便是集合起來的士敏土，能夠把四萬萬人都用革命主義集合起來，成一個大團體，這一個大團體能夠自由，中國國家當然是自由，中國民族才眞能自由。」就是民生主義裏也何嘗不如此。除了申述民生主義的原理之外，便沈痛說出中國民族因爲受外國帝國主義的侵略與壓迫連食飯穿衣都無法維持，這是何等的發人深省。所以「本黨所代表的是民族利益，」實在是三民主義裏一貫的理論。來信所說「集中被壓迫民族中各階級之最覺悟革命分子組織之訓練之使成爲一超階級的革命黨，」實在是最能說明本黨之性質及基礎，無論何人，都不會有疑義的。

來信又說到「超階級性的結合，其形成當較任何單階級或複階級性的結合爲尤難。

」這一段議論，將歷年本黨複雜糾紛之原因和盤托出，我讀了之後，只有悲從中來。如今本黨有些號為同志的，其步驟已經和民國元年以後的樣子差不多了。他們已經一交跌倒在帝國主義的懷裏。要和北洋軍閥及其豢養之官僚政客爭食餕餘了。他們已經把三民主義裏頭所諄諄指示的話忘記得一句不賸，而且向着相反的道路走去了。先生，他們已經連主義都丟掉了，你還說些「組織」「紀律」做什麼？你不看見他們已賜了我一個「黨紀先生」的頭銜麼？老實說一句，他們黨且不要，何況于紀？我於悲從中來之後，我依然揩乾我的眼淚去和他們爭鬪，我定要將他們的劣根拔去，因為我覺得他們的可惡，並不惡於共產黨。

以上我答你來信的話，簡單極了，因為意見沒有什麼衝突，所以也就沒有什麼嚕囌。

來信還有問我的話，就是關於「三月二十日之變。」我於此次事變，從未有說明過。如今來信既然問及，我便也答幾句。只是我不願發空議論，我只願拿事實來證明。我既然只願拿事實來證明，則於我之行止，不能不先說幾句。我於三月二十日以後，因肝糖病重，在辦事時候屢屢暈倒，所以自十八日起便請假在家調養，二十日事變之後，蔣同志及其他同志因

我不能起床，所以都到我家中開不正式會議，還開過一次正式的政治委員會會議。二十三日以後我便離家，不久便離國。在我離家以後，蔣同志及其他同志屢有懇切的挽留兩件。離國以後，也不時函電往來。這就是說三月二十日以後，我並沒有和蔣同志翻臉，及至去年四月十五日，我在漢口開得南京不待中央決議卽舉行清黨，纔和蔣同志翻臉的。

我的行止已經說明，我便可拿事實來證明來信所舉五項那一項是確的，那一項是不確的。

第一項說：「共產黨欲建立工農政府，故蔣不能不以斷然的手段處置之。」如果這樣，則共產黨徒當時已公然背叛國民政府，那麽，蔣同志至少也要將這些背叛國民政府的共產黨徒照謀叛律治罪，何以蔣同志當時並沒如此辦去？而且於五月間中央全體會議提出黨務整理案時仍然繼續容共政策，並且主張和共產黨開聯席會議呢？可見得此說不確了。

第二項說：「西山派聯蔣以倒汪，共產黨聯汪以倒蔣。」聯蔣倒汪是西山派的口號，我前年七月間在法國南方海邊養病時候曾覆蔣同志一封信說及此事，很滑稽的說，「西山

派聯蔣倒汪祗做得一半，因爲汪雖倒了，蔣仍未聯。」這話不錯，西山派至今還聯蔣不成，至于共產黨聯汪倒蔣云云，也許當時有些人要造出此口號，但是事實何在？如果說李之龍要將中山艦來倒蔣，那未免太兒戲了。況且若然如此，則李之龍罪在不赦，何以事後蔣同志幷未將李之龍治罪，而李之龍僅僅聲明脫離共產黨，便已釋放呢？所以中山艦案，實不過一種風聲鶴唳罷了。

第四項說「蔣主張北伐，鮑羅廷反對甚力，故蔣欲去共，共亦欲倒蔣。」這完全與事實不符。鮑羅廷於前年二月離廣州赴北京，當三月二十日事件發生之時，尚在北京。其後由北京繞道蒙古以至海參威，由海參威下船和胡漢民等同載，於四月底（或五月初）始回到廣州，那時我已離國了。鮑羅廷回到廣州以後，有沒有反對北伐，我不得而知。若說三月二十日之事，是由鮑羅廷反對北伐而起，太不問事實了。

第五項說：「先生因袒共，故憤而去國。」這段來信已證明其不確了，我再加幾句話。我于三月二十三日後，搦搞去國，係由廣州經香港搭法國郵船安者號直至馬賽。當時我已解

除政府職務，兩三個人學生生活；當然沒人注意。到馬賽後，病勢纏綿，延至九月十五日，終不能不在病院行剖腹療治。十月杪，廣州中央催促回國，勉強行至柏林，又復病倒，直至去年三月始再成行。三月八日到莫斯科，十二日離莫斯科，經西比利亞鐵路及由海參威搭船，於四月一日到上海。在去年三月以前，絕少與國內外同志通訊，僅有答覆中央催促回國之函電及答覆蔣同志等幾個人的函電。到莫斯科後，聞得黨內分裂消息，兼程趕回，統計在莫斯科前後不過五日。

以上四項，都是不確，只有第二項所說，「青年軍人聯合會與孫文主義學會衝突日甚，蔣爲免除軍中糾紛，故解散兩會另組黃埔同學會，共產黨政治工作人員悉令退伍。」這實是三月二十日事件醞釀爆發的一個原因。我今就我所知，詳述如下：

十三年春間總理改組本黨以後，跟着就辦黃埔陸軍軍官學校，任命蔣同志爲校長，廖仲愷同志爲校黨代表。當時總理所給我的使命，是往來於北京、上海、廣州之間。所以我在廣州的時候，雖然也在校裏担任教授，卻是除了演講以外，校務從不過問。直至十四年八月二

十日廖同志被害之後，我方纔兼任該校的黨代表。那時候孫文主義學會和青年軍人聯合會的衝突，已是很激烈了。須知道這種衝突是無可避免的，無可調和的。然在當時廣州革命根據地方處於帝國主義軍閥及反革命重重包圍之核心，這種衝突如果發生，則廣州革命根據地必然搖動，所以當時蔣同志和我都是注意於防止這種衝突之發生的。試看當時蔣同志在汕頭總指揮部所著論的「黃埔陸軍軍官學校同學錄序」和我在廣州省城所著論的「我們應該怎樣的努力」可以看出我們兩人意思相同。蔣同志還有一篇「總理實行中俄聯合的意義和世界革命統一指揮的必要」是十一月七日在汕頭總指揮部所講演的，措辭更為激昂，其用意無非策勵兩派，使同為國民革命盡力，不可互相衝突。只是蔣同志和我這一番工作，都是徒勞。這種互相衝突的形勢，至十二月底而達于短兵相接的程度。蔣同志因此由汕頭回到廣州和我一同處理這種糾紛。第二次代表大會於前年一月一日開幕，大會所決定的是依然繼續總理聯俄容共的政策。孫會當時不免失望，而且西山派正在北京隱在帝國主義與軍閥兩重保護之下借着反共的口號來反對廣州革命根據地。孫

會雖然和西山派沒有什麽關係，但總覺反共二字幾乎爲反革命者所藉口，所以表面上的活動一時也就頓挫了些。而青會對之却趁勢要將他壓倒。蘇俄顧問因黨派關係，當然暗中幫助靑會，因此又惹起了孫會之激烈反攻。其形勢之軋轢，至於如此。所以前年一月及二月間，是蔣同志並沒有拋棄聯俄容共的時候，而三月二十日之事，也就於此醞釀爆發了。蔣同志做三月二十日之事，是獨斷獨行，未嘗謀之於我的。就事後蔣同志給我的手書及蔣同志所做出來的事情看來，可以歸納到以下兩點：

第一，蔣同志並沒有拋棄聯俄容共政策，尤其沒有拋棄聯俄政策的意思。

第二，蔣同志以爲國民革命是本黨的使命，應由本黨主持，對於蘇俄顧問及共產黨人之勢力增長，不可不加以裁抑，以免大權旁落。

以上兩點，是蔣同志當時的根本思想。因爲有了這樣的根本思想，所以聽得關於中山艦之一方面的報告，便有觸卽發。後來雖然知道這一方面的報告，是不實的，但藉此裁抑蘇俄顧問及共產黨人之勢力增長，也未爲非策，所以就這樣的幹下去了。試看三月二十日以

後的事，都是跟着這條線路來的。就容共來說，規定了跨黨分子，不得爲本黨最高黨部的部長，因此撤走了組織部長譚平山等。蔣同志以爲如此已可裁抑共產黨人之勢力增長了。容共政策並沒改變，跨黨分子仍然存在，而且還提議開兩黨聯席會議。就聯俄來說，羅加覺夫基散嘉都撤走了，蔣同志以爲如此已爲裁抑蘇俄顧問之勢力增長了。聯俄政策並沒改變，鮑羅庭加倫依然受蔣同志之歡迎，而且還在黃埔軍校演說有「願受第三國際指導」的話。

此外還附帶着一件事，便是解散了孫靑兩會，另外組織黃埔同學會。本來孫靑兩會的軋轢，其主原因，是由國共兩黨的問題而起，其副原因，則是由孫靑兩會分子之積不相能。蔣同志以爲國共兩黨問題，既得了相當的辦法，便趁此解散了孫靑兩會，另外組織黃埔同學會，統一了基本軍隊的意志，以便同心協力，爲國民革命而奮鬥，這種意思，蔣同志在黃埔同學會的演說裏，已經淋漓盡致的，表現出來了。

以上是我所認爲三月廿日之事的眞正原因，至於蔣同志當時何以獨斷獨行未嘗謀

之於我呢，就事後蔣同志給我的手書看來，是慮我不能同意，以致不能進行，所以只得自己獨斷獨行的做去。

如今且就三月二十日之事，下些批評。

我還記得當三月二十日之事發生後，西山會議派高興得了不得，曾發出一個嘉獎蔣同志的電報。以後看見蔣同志依然繼續聯俄容共政策，方纔復歸於攻擊的態度。不但西山會議派如此，便是其他同志，也未免有些以為蔣同志何不『一不做二不休，』橫豎三月二十日之事已經給聯俄容共政策以一個打擊，何不直截了當拋棄聯俄容共政策，省得以後又釀釀爆發出無窮糾紛呢。這些說話，完全沒有體察當時的環境。須知道當時一方面正和帝國主義軍閥及反革命者作戰，一方面又拆散了自己的聯合戰線，這是何等的危險。『夾攻中之奮鬥，』是苦語不是壯語。處在夾攻的形勢中，固然要整頓全神，悉力作戰，抱着一個不計成敗利鈍的念頭，也要審度形勢，分出個緩急先後，方纔能將敵人各個擊破。自從總理定下聯俄容共政策以來，有些同志，無心和帝國主義軍閥及反革命者作戰的，當然只有看

到聯俄容共政策越早拋棄越好，至於那些正和帝國主義軍閥及反革命者作戰的同志，如何能不顧慮到自己的聯合戰線發生動搖，授敵人以間隙呢？所以蔣同志當時之不能拋棄聯俄容共政策，實是環境所不得不然，無足爲異的。但三月廿日以後是如此，便是去年四月間，蔣同志決心分共的時候，還說並沒有拋棄聯俄政策，直至去年十二月方纔在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預備會議席上，提議對俄絕交啊。

然則我於當時，何以不於事後贊同蔣同志之斷然處置呢？我曾想過，假使蔣同志於三月二十日以前，將這辦法，徵我同意，我便怎樣？我還是贊同，和蔣同志一致行動呢？還是拒絕，和蔣同志決裂呢？我不可不嚴格的自己審問自己一番。國共兩黨之合作，任何一方面，都知道是暫時的局面，不是永久的局面，但一度聯合戰線之後，到何程度，到何時候，方纔拆開，始爲恰當，則人人所見不能一致。不但本黨裏頭，爲了這個，生出無窮的糾紛，便是共產黨裏頭，也爲了這個，生出不斷的爭執。關於共產黨的，不用說了。關於本黨裏頭的，幾乎可以說是改組以來種種複雜變化的一個總原因。所以我此時如果將自己審問自己的話，向先生說出

來，倒不如將我以後所做出來的事情，來做個證明，較爲適當。我於去年四月初旬在上海的時侯不是拒絕過蔣同志等「不待中央決議卽舉行清黨」的主張麼？我於去年七月間在武漢不是向中央提議實行分共麽？我於向中央提議以前，先約同非共產之中央委員，開了十幾次的談話會，取得大多數之後，又招集非中央委員之重要同志、軍人非軍人都在內，作了種種的說明，及作了種種的準備之後，方纔向中央提議。通過之後，方纔實行。我這樣做法，或者有人以爲「遲慢，」以爲「容易誤事。」但我總以爲應該如此。便是賜我一個「黨紀先生」的頭銜，盡情醜詆，我還是總以爲應該如此。明白了這一層，就可以知道我於三月二十日以後，所以不能事後贊同蔣同志之斷然處置的緣故了。中央之沒有威權，由來已久，不獨北京政府爲然，國民黨所樹立的政府，也是如此。自從總理於十三年春間改組國民黨以後，方纔將權力漸漸集中於中央執行委員會。但是楊希閔劉震寰猶在，黨的權力不能實現於軍事政治各方面。及十四年夏間，楊劉掃滅，七月一日，國民政府成立，凡事都根據着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決議，努力奉行。於是黨的權力，方纔漸漸的實現的軍事政治各方面，廣東方

纔得以統一。到了十五年二三月間，廣西也來一致結合了，湖南也來聯絡進行了，北伐大業漸漸的也有了基礎了。而三月二十日之事，事前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委員會毫沒有知道。我那時是政治委員會主席，我的責任，應該怎樣？三月二十日，廣州戒嚴，軍事委員會并沒有知道。我是軍事委員會主席，我的責任，應該怎樣？三月二十日，第二師團黨代表以下，都被拘留。我是國民革命軍總黨代表，我的責任，應該怎樣？我這時侯，以爲不問這事情做得錯與不錯，而這件事情做法，不能說是不錯。我只責己而不責人，我以爲皆我不能盡職所致，所以引咎辭職。恰好蔣同志也在第二次中央全體會議裏，自請處分。如此，地中央威權猶在，我和蔣同志，也不致因這事情而至於決裂了。

以上是說明我於三月二十日之事的態度。我這種態度，始終是一樣的，就是將同志等在去年四月十五日所做的事，我以爲不問這事情做得錯與不錯，而這件事情的做法，不能說是不錯。這樣事情，也不待中央決議，便斷然去做，則中央要來何用？所以這一回，我便不幸的和蔣同志決裂了。及至去年十二月間，蔣同志於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進行困難的時侯，

誠誠懇懇的，出來維護，對於武裝同志，諄諄忠告，以爲武裝同志，離開了黨，便成爲軍閥，這一番忠告，至少又使一班武裝同志，懷了忌憚，不敢阻撓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之進行。我對於蔣同志完全諒解，所以於去年十二月十日，有催促蔣同志繼續執行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權之提議。

事至今日，特別委員會已取消了，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已開會了。蔣同志在中央裏頭，爲黨務政治軍事之領袖，負起責任，以戮力於國民革命之進行了。從前舊事，一筆勾消，已無復提起之必要。不過「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先生來信，鄭重問及，想是這個意思。我便就我所知，一一答覆，於舊事重提的時候，不參雜一毫客氣，務求明白事實之眞相而已。此致，革命的敬禮！汪兆銘謹啓。五月十八日。

附林柏生致汪精衛書

精衛先生：頃由留歐通訊社四月七日通訊，得讀先生三月廿九日致此間四十一號總

支部覆書，捧誦再三，欣慰無似。本黨自十三年改組，致今雖僅四載，然就革命的觀點言之，實中國革命史上一最重要的階段。

先生將改組的精神，第一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奮鬬之經過，三月二十日之變，漢甯之戰以至於廣州事件，及蔣介石同志之復職，分列十餘項，詳釋其因果變遷之關係，實爲本黨自改組以來最重要之歷史的文據。且本黨所負歷史之使命，自推翻封建制度以至於民生主義之最終建設，包括一極長期之歷史的進程。惟其如此，故在本黨領導下之民衆，其所代表之社會階級性至複雜，亦惟其如此，故本黨既非代表任何單階級的政黨，更非各階級的大聯盟。（若干階級之臨時聯合鬥爭機關，共產黨人常作如是說，以便利其背叛本黨之企圖，愚意此乃清釐本黨理論應注意之一點。）質言之，本黨之目的，在於集中被壓迫民族中各階級之最覺悟的革命分子，組織之，訓練之，使成爲一「超階級」的革命黨，以負起中國底及世界底歷史的無間的革命之責任，社會是演進的，革命是無間的，則本黨自身——不是牠所代表的及領導的民衆——必須爲「超階級」的結合，然後能依照社會底演進，完成

革命進程上多階級之歷史的使命，其理至明。謂本黨爲資產階級的自由黨，——及棒喝團，——或無產階級的共產黨固謬，謂本黨爲小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的社會黨，——如德之社會民主黨，——尤謬。至若戴季陶之孔教民生哲學，——相當于英國之基督教社會主義，——李石曾之蒲魯東化的孫文主義，則更爲穿鑿附會！然於此吾人猶有應注意者，則「超階級」性的結合，其形成當較任何單階級性或複階級性的結合爲尤難（但非絕不可能。）故在未結合爲最嚴密的超階級性的組織之前，本黨黨員傾向之複雜，自是客觀事實上不可避免之事。社會力量之分配與社會進化之程度有關，社會每經一度之進化，社會力量卽起一回新的分化與綜合，世界革命史上以革命而始者竟以反革命而終之事變，層出不窮。以此本黨自總理首創革命以來，中經幾許的分化與改組，三十餘年始成今日之雛形，亦卽以此，而「自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以來，一般忠實同志在總理指導之下努力奮鬥，使本黨之組織與紀律日加嚴整，」然此組織與紀律卽爲跋扈武人與腐化分子所最仇視不忘者，而同時共產黨人爲求達其篡奪本黨之目的，則又僅望本黨有空洞的軀殼無充實的精

神。故自總理逝世後，一方面跋扈武人與腐化分子既勾結一切封建勢力，與新興資產階級，力圖建立封建的與資產的聯合專政；他方而共產黨徒復乘機煽惑半封建底非純粹無產階級的勞動羣衆，利用一切土棍地痞流氓搗亂社會安甯，冀以人工造成『中國之莫斯科的蘇維埃化。』數年來中國革命之進展無日不在此兩種傾向之劇烈的鬥爭中，間有一部分以中派自居的同志，——大都小資產階級的分子，——又往往欲以左右縱橫的手段，造成中國革命之『羅伯斯比，』以柏觀之，此種傾向縱能防惡化之危險，終必令本黨斷喪於跋扈武人與腐化分子。蓋所謂中派，其政治主張社會基礎本至動搖，究其終極必降服于右派可無疑也！試觀四次會後，跋扈武人日益猖獗，腐化分子充斥各地，可瞭然矣。處此情況之下，究將何以尋求出路耶；跋扈武人腐化分子爲黨中蟊賊，黨中蟊賊爲本黨組織與紀律最大的敵人，據過去以測將來，則先生此書，實示吾人以今後奮鬬之方針，固不特一重要的革命史料也。惟柏於此時期中各次之事變尚有未能了然者，厥爲三月二十之變，蓋此時柏尚遠在莫斯科，雖微有所聞，然皆路聽途說，殊不足究，返國後詢諸同志，則又衆議紛紜，莫衷一

是，語其大要約有五端：

一、共產黨欲建立工農政府，故蔣不能不以斷然的手段處置之。

二、青年軍人聯合會與孫文主義學會衝突日甚，蔣爲免除軍中糾紛，故解散兩會，另組黃埔同學會，共產黨政治工作人員悉令退伍。

三、西山派聯蔣以倒汪，共產黨聯汪以倒蔣。

四、蔣主張北伐，鮑羅廷反對甚力，故蔣欲去共，共亦欲倒蔣。

五、先生因袒共，故憤而去國。

然此強半臆斷之詞。（第五項之純屬評譏，尤爲明顯，曾憶在俄時，孫文大學教務主任亞哥爾，曾以孫大共產黨書記名義，向柏詢及先生去國後地址，并謂係第三國際委員詢問者，柏答不知。復謂倘將來吾人——俄人亞哥爾自稱——仍未能知，可否代爲訪查。柏以九月十六日離俄，此談話係在八月念間，則由四月以至九月第三國際猶未知先生所在，未能與先生通音問，而謂先生因袒共而去國，誰則信之。）惟亦不無應研究之點。謂共產黨卽欲

建立工農政府，未免神經過敏。謂共產黨全無動作，亦殊弗可。事變之後，被遣歸俄之某顧問，曾對某同志言：雙方均有錯誤，言外之意，概可想見，反之若謂蔣之處置純爲對付共黨問題，則何以事後竟仍有受第三國際之語，及設立聯席會議之議。凡此種種，皆柏所百思而不得其解者，因將訪詢所得，幷述之以問于先生。倘先生于休養之餘，能爲之告則幸甚。耑此，謹致革命的敬禮。林柏生上。五月二日。

# 復張靜江書

靜江先生惠鑒：奉讀手書，感念無涯。先生以病軀支艱撐鉅，其痛楚情狀，銘雖在遠方，每一念及，必怦然於中，而益增良心之督責與痛苦。抵滬以後，因欲祕密，故未走候。及昨日讀介石同志通電，知祕密之不必守滿擬於今晨可在介石處晤談，而又不値，悵悵何似！黨事至此，以銘之愚，惟有提議開第四次會議於南京，以解決糾紛，舍此實無出路。欲達到此目的，不得不往武漢一行，期得多數同志之同意，於本月十五日可以齊集。（越早越好，總以十五日左右爲宜。）如此會議旣開，則轉危爲安，或者可望。其詳俟由武漢回時，再而陳一切並乞先生始終主持，是所大願，餘不一一。專此，敬請台安！兆銘謹啓。璧君附筆候安。五日。

慷慨歌燕市，
從容作楚囚。
引刀成一快
不負少年頭

—庚戌，被逮口占—

# 致中央黨部電

此次挫辱，甚於二十一條，忍受不可！訴之外交，僅能使人知是非所在；若欲雪恥圖存，惟恃國民團結自救。頻年軍事雖獲勝利，而建設尙未着手，實爲人心離散最大病因。建設之難，則由軍事緊急，財政悉供軍用，無復他顧。切望中央督飭北伐諸軍，迅速收復京津，底定遼瀋，此去困難：或較甚於山東，然當勇敢勿餒。軍委會制定裁兵計畫，應將各省兵數大加裁汰，移鉅額軍餉爲建設用，並宜釐定軍制，剿匪付之各省，國防統於中央，充實軍備，並永絕軍閥禍根，人民方能解除痛苦，團結自救。再者以黨治國之目的，在實行黨綱，全國人才在黨外者，宜延攬以集思廣益，謹此建議！汪精衞元。

至激烈之手段，惟至和平之心事者能爲之；
至剛毅之節操，惟至寬裕之度量者能有之。

——革命之決心——

# 致吳稚暉函

稚暉先生道鑒：今日見民國日報專載先生所著「讀了汪先生分共以後的贅言上。」有幾句話，不能不辯白。

（一）「連汪先生對我面講，也保不了他裏面沒有共產黨。」此話誠然，共產並沒有字鑿在額上，無論在那一個團體裏，那一枝軍隊裏，都祇能留心考察，隨時發覺，隨時請了出去，誰也保不了他裏面有沒有共產黨。

（二）「汪先生說消弭得快，便可能事，若逼得緊了，難保不逼他們到那條路上去。」這完全是先生記錯了，我祇說共產黨無時不想入寇，廣東的張發奎等，固然不是共產黨，而共產黨却想入寇張發奎等所統的部隊，我們如果在第四次會議裏，將廣東問題正當解決，那便最好，否則大家都拿共產黨的罪名，來打張發奎等。而共產黨又趁勢入寇，其結果不難

替共產黨做機會，完成他入寇的志願。

以上兩點，先此辯白，即請道安。汪兆銘謹啓。（十一月二十八日）

# 與漢民書

北京炸彈事件發見，吾友汪精衛與黃復嘉遂落彼虜之手。二人爲革命黨之良友，即滿虜之深仇，既得之而不敢遽戕害之者，以彼嘗僞稱預備立憲之時期，將以緣飾內外人之耳目。且知黨人絕無憚死之志，前仆後繼，勢所必然，彼虜爲已中惱，乃勉強以寬大之狀，欲冷澹黨人之怒，所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者。據中外各報皆云，精衛供詞，洋洋數千言，而虜乃不敢發表一字，蓋懼其所言之足以動天下人也。保皇黨人，無恥無賴，乃竄入警醒攝政及國會不開等語，鬼蜮之徒，良不足較；而其他各報亦多妄事推測，幾於無一能知吾友決心之所在。嗚呼，吾不能脫吾友於虎狼之吻，吾豈可更使吾友受誣不白，賚志以歿耶？吾負有爲吾友辨正之義務，而猶慮所言不盡吾友之本懷，幸吾友手書數通，猶保存於余手，讀之可以具見吾友之志。不肖如我，不煩更贅一詞。斯世有欲知吾友此次行動之本意者，請讀其書。抑吾友之

志，卽同事黃君等之志也。悠悠之口，當漸沮而自息矣。漢民附誌」

精衛己酉年三月十九日手書

昨得三月十一日來書，謂暗殺之事足阻革命之前途，弟讀竟不覺太息久之。平日相與論事，弟之所見，恆不如兄之精審，惟今度弟自信所見較異。蓋兄驟聞我事而下評論，而弟則自丁未以來，蓄此念於胸中，以至今日，千迴萬轉，而終不移其決心。昔人有言，愚者千慮必有一得，譬諸螺旋之釘，弟之所思，已循至螺旋盡處，凡兄此書所言與某某書所言，皆弟所經過者。今舉而評之如下：

（一）謂此事徒促虜軍隊警察之進步，此言頗嫌其過於簡單。數年以前，虜極昏迷，我亦幼稚，兩無進步之可言。就今日及以後虜與我相對之狀態而思之，可舉六端：一曰因我進步虜亦進步；二曰因虜進步我亦進步；三曰因我不進步，虜亦不進步；四曰因虜不進步，我亦不進步；五曰虜進步而我不進步；六曰我進步而虜不進步。就此六者觀之，因革命黨之行暗殺，而加意於陸軍警察之進步，此固意中事。所謂因我進步虜亦進步也。然則我不進步，虜亦

不進步矣乎？徵之事實，則殊不然。數年以來，虜軍隊警察之進步，有目共睹。近者陸軍部日催各省依限於一年以內，練成陸軍二鎮。然則虜不因我不進步，而亦不進步明矣。是故希望我進步，而虜不進步者。祇可徒附之冀幸；而慮及因我進步虜亦進步者，亦當知此爲不可逃之事實；尤當知因我進步而虜亦進步，猶愈於我進步而虜不進步也。是故爲今日計，虜既因我之進步而亦進步，我亦當因虜之進步而亦進步，高材捷足者先以得之而已。夫爲吾黨謀進步，其事有爲虜所不及知者，（例如祕密運動）有爲人所共見者。（例如起兵及暗殺事。）爲虜所不及知，則我進步而虜不進步；此所最宜注力謀之者也。無如革命黨之行事，不能以運動爲已足。縱有千百之革命黨，（此指眞革命黨）運動於海外，而於內地全無聲響，不見有直接激烈之行動，則人幾幾忘中國之有革命黨矣。故運動與直接激烈之行動相須而行，廢一不可。而直接激烈之行動既予人以共見，卽無術以使虜之不從此加意於提防。然不能因避虜之加意提防而遂停止其直接激烈之行動。是所謂因我進步，虜亦進步，猶愈於虜進步而我不進步也。

（二）謂此事徒使虜加意粉塡僞立憲之舉動，兄論此事，極爲透切。弟前亦興念及此。惟兄書結論云「故爲中國計，爲多數人計，此後非特暗殺之事不可行，即零星散碎不足制彼虜死命之革命軍，亦斷不可起。蓋此皆使吾敵之魔力反漲，國民愈生迷夢者也。」然則吾黨將持消極主義以沒世乎？吾有以知兄必不謂然。兄之意以爲勉求起一有充分之武力能制彼虜死命之革命軍也，此即弟前書所謂「成軍」也。兄之目的，全與弟同。惟如何而得達此目的乎？其不離運動與直接激烈之行動兩者，明也。既不離直接激烈之行動，則兄之反對此舉，又何爲者？且兄亦嘗於別一方面思之乎？全露馬脚之立憲大綱，尙未足醒國人立憲之迷夢，而粉塡之舉動日日未已。（此兄所已言者。）即以吾粵論，官界紳界商界學界，皆孜孜然以六月初一及九月初一，選舉諮議局紳爲唯一之大典。彼僞立憲之劇，固日演於舞台以炫人之觀聽，而革命行動，寂然無聞，不惟爲滿賊所竊笑，且令國人愈信立憲足以弭革命之風潮，以爲前者猛進不已之革黨，今亦捲甲收兵，聲響都寂，是非必折於虜廷之銳意立憲何以如此？是益足以堅其信仰立憲之志耳。今後吾黨若無直接激烈之行動，其結果必出於此。

如俄羅斯，如土耳其，立憲之詔宣佈之初，一時人必爲之稍靖；迨眞相旣露，羣始大譁。此時衆怒必較前爲烈，然而政府已於曩者人心稍靖之時，肆力豫備種種壓制之魔力。魔力旣盛，悍然撕去假面目而不顧，而人民莫如之何，惟有水愈深，火愈熱，無可自脫，輾轉就死而已。今者彼虜民賊，卽用此手段吾輩於其初言豫備立憲，已洞燭及之。故民報中與報上之論文，出於兄與弟二人之手者，對於此事，不啻垂涕泣爲國人道也。則奈何可於滿賊演立憲劇之時，使吾黨盡戢其直接激烈之行動，以殖滿人之信用，而導國民以入於迷夢也耶？是故因滿賊之密藏馬脚，而不爲直接激烈之行動者，其言雖亦有見，然念及吾黨戢其直接激烈之行動，則人愈信立憲足以弭革命之風潮，而倍增其信仰。其爲害于人心者爲尤大也。固知革命黨之勢若漸斂，則滿賊無所忌憚，怠於粉飾，其假面目爲漸揭露；然尤當知彼必養足眞魔力，然後撕去假面具也。假面具終有揭露之時，能于其未揭露之前，而先灼見之，且鑿破之以告人者，惟有革命黨。今于載面具之時欲一揭破之，使國民知不肯受欺者固大有人在，則直接激烈之行動必不可已也。（三）謂此舉傷吾黨之元氣。此論據薄弱，零星散碎之革命軍足傷吾

黨之元氣，弟詳論之矣。至於暗殺，不過犧牲三數熱血同志之性命而已，何傷元氣之有？若並此數人之性命而亦吝之，則何必組織革命乎？譬如煮飯，當熱之以薪，薪盡而飯熟；若吝薪，則何由有飯乎？若謂人才難得，當積以求之，不當零星散去。須知所以求人才，欲其爲用也。得而不用，何求之爲？若謂今非可死之時，弟非可遽死之人，則未知何時始爲可死之時，而吾黨孰爲可死之人也？以吾之意，吾黨除自殺外，凡爲黨事而致死者，皆可云死得其正。兄無以愛我之故，矯爲不衷之言也。

以上所言，於兄所難者，剖析殆盡，未識兄以爲何如？

後略

按吾友此事蓄念已久，然吾與孫中山君，及一二同志，屢泥其行，其意皆欲吾友爲木鐸，不遽爲血鐘也。吾友所言，昭昭然揭日月而行。譬之炊飯，以己爲薪，曾不念其已當爲釜者，故終不能回吾友之意。關於此事，往復辯論者數，而此書最爲明白詳盡，故錄之。時距北京事件一年，閱者亦可知吾友非一時慷慨赴死者矣。

精衛己酉年十一月十五日書

前函草就，復念世人性質好崇拜死人而批評生人，此風大不可長；欲爲文以正之，使知生負委曲繁重之任者，其難固有甚於死者也。惜匆遽之際，爲文不能詳，然亦已簡括言之，煩登諸中興報上，卽作爲弟之絕筆可也。

革命之勇氣，由仁心而生者也。仁心一日不滅，則勇氣一日不息，故能毅然以身爲犧牲而不辭。

欲犧牲其身者，其所由之道有二焉：一曰恆，二曰烈。恆乎，烈乎，斯二者欲較其難易，權其輕重，非可以一言盡也。設譬以明之：譬之治飯，盛米以鑊，束薪燒之，鑊之爲用，能任重，能持久，水不能蝕，火不能鎔，飽受熬煎，久而不渝，此恆之德也。猶革命黨人之担負重任，集勞怨於一躬，百折不撓，以行其志者也。薪之爲用，炬火熊熊，傾刻而燼，顧體質雖燬而熱力漲發，飯以是熟，此烈之德也。猶革命黨人之猛向前進，一往不返，流血濺同種者也。夫捨鑊與薪，飯無由成，卽取其一而舍其一，飯亦無由成。欲致力於革命者，亦嘗深念及之。則當度德量力，擇其一而

爲之，不必較其難易，權其輕重，第視己力之所能爲而已。

今欲舉革命黨人之有恆德者之一人以爲代表，則以最先進之一人當之，孫逸仙先生是也。今欲與革命黨人之有烈德者之一人以爲代表，則亦以最先進之一人當之，史堅如先生是也。吾黨人欲於恆與烈擇其一者，其視此矣。而語其本原，則曰由仁心而生之勇氣。

# 與南洋同志書

漢民按：此書寄於去年十一月十五日，同時介以一書云：弟爲此事，與兄爭執者屢。兄之所言，固有至理，兄望我至切，我非木石，寧能無動？惟竊思果弟一人以一死爲快者，則誠無以對兄；而今所爲決不如是，自信前仆後繼，事方興未艾也。如是，則弟亦可告無罪於吾黨矣。此時距出發之期不遠，遺書之事，弟恥爲之，故前此不復注意於此。今者小人離間，競集矢於中山，弟不能爲中山分謗，已可愧矣；反被人傳言弟與中山有隙，分道而馳，（商報公然宣布）則遺書之事，雖爲可恥，亦不得不冒爲之。今草寄南洋同志公函一封，乞兄代存，俟事發後爲之郵寄中與日報登載，以塞宵人之口。

南洋同志公鑒：弟自昨歲小除夕離星嘉坡以來，遂與諸同志不復相見，至於今將一年矣。此一年中爲此事之故，來往奔走，僕僕不定其居。屢接諸同志來書，殷殷存問，所尤不忘者，

庶能及仰光同志，曾電召弟往，而弟皆未嘗一報；每念及之，輒悚然不安。顧弟所以不敢報書者，以既承諸同志存問，不能不述近狀以告。將以實相告耶？則事尚未發，不能預言；將飾詞以相告耶？則是欺也。以是之故，竟躊躇而不報。今者將赴北京，此行無論事之成否，皆必無生還之望。故預爲此書，託友人漢民代存，俟弟事發後，即爲代寄，以補前此疏忽之過，望勿以遲延爲罪，幸甚！幸甚！

抑爲朋友者，於臨別之際，必有贈言．況將死之時耶？惟弟所欲言者，平日已宣於民報及中興報，而民報第二十六期所載革命之決心一文，則將生平所爲文字，約而言之，請即以此爲弟將死之言可也。惟弟於將死之時，猶有所歉然於中者，則以今春弟將爲此事，平生師友，知而責之，以爲死之易，不如生之難，以當艱屯，其所諄諄責備者，弟心識之矣。顧以革命之事，條理萬端，人當各就其性之所近者，擇其一而致力焉，既致力于是，則當專心致志，死而後已，然後無負于初心也。弟既致力於是矣，而年來與諸同事往來于目的地，相約前仆後繼，期於必制狂虜之死命。故雖聞師友之督責，亦一往而不留，亦以耿耿此心，可對於師友也。然死者

長已矣，至于生者，因將來革命之風潮日高，而其所負之責任亦日重，其勞瘁苦況，必有十倍於今日者。弟不敏，先諸同志而死，不獲共嘗將來之艱難，此誠所深自愧恧者。望諸同志於死者。勿寬其責備，而於生者則務爲團結以厚集其力。惟相信而後能相愛，惟相愛而後能相助。毋惑于讒言，毋被離間於羣小，毋以形迹偶疏而睽其感情，毋以行事過祕而疑其心術，蓋有此四者，往往使團結力爲之疎懈，凡諸黨派所不能免，而祕密性質之革命黨則尤不見免。至如近日某某等佈散流言，離間同志，是其一例，願諸同志慎之也。嗟乎！革命之責任，必純潔而有勇者，乃能負之以趨，非諸同志之望而誰望？願諸同志同心協力，固現在之基礎，努將來之進行，則革命之成功，有如明朝旭日之必東升矣。弟雖流血於菜市街頭，猶張目以望革命軍之入都門也！言盡于此，伏維自愛！

〔雜著〕

# 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之提案

黨務：(1)恢復中央黨部。(2)審查甯漢分立後兩方決議案分別追認取消。(3)本黨因共產黨叛變，不得不拋棄容共政策，凡第一第二次代表大會及中央各省黨部聯席會議之議決各案，除關於容共政策者外，一律照舊奉行。(4)取消特別委員會及其所產生之黨務政治軍事諸機關。(5)由第四次會議，在中央執行委員中，選出常務委員九人，組織常務委員會。(6)由第四次會議，選出政治委員若干人，組織政治委員會。(7)日常黨務由常務委員會處理之，幷互選三人組織祕書處。(8)政治方針由政治委員會決定之，行政事務由國民政府處理之。(9)每星期開中央黨部聯席會議一次，列席者如下：常務委員，政治委員，中央執監候補執監委員，中央黨部各部部長。開聯席會議時，常務政治各委員，應將黨務政

治情形報告執監委員及各部長，各部長亦當就其職務作詳細報告。(10)黨務及政治方針之大者，應開臨時聯席會議決定之。(11)西山會議諸同志，應服從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之決議案，由第四次會議將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對於西山會議諸同志之處分負責免除，請求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追認，並由第四次會議請西山會議諸同志參加黨務政治軍事等工作。(12)黨員須從新嚴格登記，並暫時停止徵求黨員。(13)在第四次會議中，應討論決定召集全國第三次代表大會方法與時間。(14)整理各級黨部。(15)軍隊及軍事機關黨部健全者不設黨代表。(16)審定口號標語。(17)確定民衆運動方針（名稱領導者及養成民衆運動幹部）。(18)確定各階級相互關係。(19)規定執行黨紀之方法。

政治：(1)詳細規定政治委員會與政治分會之權限。(2)改組國民政府委員會（除中央黨部及軍事委員會外不能兼職）。(3)國民政府各部組織如下：財政，外交，交通，司法，農工，教育，實業，內務，監察院，審計院，法制局，僑務局。(4)確定行政方針：（甲）實行訓政，尤注重完成鄉村自治；（乙）統一財政（劃分國家地方財政及實行裁厘加稅）；（丙）計

畫完成粵漢鐵路及粵贛公路；（丁）速定勞働法規。

軍事：（1）改組軍事委員會。（2）軍事行動取決於黨。（3）決定全國兵額及軍之數目。（4）決定全國收入幾分之幾爲軍費（暫定三分之二）。（5）統一兵工廠，概由軍事委員會直接管理支配。（6）對於兵額不足及不努力之軍隊，實行裁併。（7）完成北伐，打倒奉張。（8）平時以軍爲最高單位，戰事由軍事委員會委派本會委員爲總指揮。（9）軍事委員會委員人數之規定約十五人，軍長不一定皆爲委員。（10）軍隊政治部之改組。（11）軍隊黨部之改組（官兵不必全數入黨）。（12）實行軍需獨立。汪兆銘，何香凝，李濟琛，王法勤，顧孟餘，陳公博，甘乃光，陳樹人，王樂平，黃紹雄，潘雲超，李福林。

（案此提案於十二月三日提出，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豫備會議已大致通過。）

# 催促蔣介石繼續執行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權之提案及箇人引退之附帶聲明

第四次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爲解決目前黨事糾紛之唯一樞紐，種種重要問題，均須於此會議求其解決，誠不可不詳加討論，以期無誤。惟在南京黨務政務皆形停頓，更從軍事觀察，則孫張殘寇，乘隙思逞，而馮玉祥閻錫山兩同志，捍禦强敵，勞苦特甚，尤不可不急爲策應，以竟北伐之全功。爲根本辦法計，固宜審愼周詳；爲應付時局計，則宜活潑進行，勿令事機坐失。欲求兩者兼顧，唯有請預備會議即日催促蔣介石同志繼續執行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權。此職權乃去歲興師北伐之際，由中央執行委員會授與蔣同志者，而蔣同志能勝此大任，已有不朽之功，爲之證明。中間雖經甯漢分裂，稍形扞隔，然自甯漢合作以後，則此等痕迹，已經消釋。國民革命諸部隊，夙歸蔣同志節制，決無稍持異同之理。況馮閻兩同志，早經

倡議，史可徵國民革命軍人心理之所同焉。蔣同志辭職，本未得中央允許。今茲以豫備會議之決議，催促繼續執行職權，實爲義不容辭。如此，則應付時局，負責有人，而關於根本辦法，亦得於會議中從長討論，期於至當，無欲速不達之弊，無廢時失事之虞，實爲統籌兼顧之最善辦法。再者，關於開會地點之安全保障及開會日期，亦可責成蔣同志悉心擘畫，不必再於預備會議中瑣屑討論，合併聲明。謹此提議。汪兆銘，何香凝，王法勤，王樂平，陳樹人，朱霽青，陳璧君，潘雲超，甘乃光，丁惟汾，顧孟餘。

再者，如蔣同志能循預備會議之決議，繼續執行國民革命總司令職權，則兆銘認爲對於時局已有良好辦法，少數同志間對於兆銘有不諒解者，兆銘儘可引退，以息紛爭。謹此附帶聲明。汪兆銘。

（案此提案，於十二月十日提出豫備會議，已一致通過。）

# 豫備會議閉會後之談話

賀龍葉挺的共產黨軍隊，在廣東東江一帶被擊敗之後，還有些零星殘部。原不難根本將他消滅的。但是因張發奎所部回到廣州之後，駐守東江的陳濟棠所部，和他們成了對抗的形勢。十一月十七日以後對抗的形勢更加嚴重，陳濟棠因爲要對抗張發奎，自然不肯分割兵力去勦滅賀葉殘部。張發奎如果派遣軍隊去東江，在陳濟棠看來無異前來挑戰，如何能原諒他們。爲了這種對抗的形勢，却便宜了賀葉，得了死灰復然的機會。據最近報告，賀葉殘部的聲勢，已震動了海豐，陸豐，惠來，紫金，五華五縣，每縣都設有蘇維埃，用土地革命階級鬥爭等等邪說，煽動一般無知無識的農民，在市鎮鄉村間恣行屠殺。這眞是廣東的大患，也是全國的大患。我們要撲滅中國共產黨，應從此處着手。不幸有些同志徒然存了撲滅共產黨的念頭，而不能認識清楚誰是共產黨，誰非共產黨，甚至竟一口咬定張發奎所部是共產

黨，要集合各方的軍隊來包圍他們，消滅他們。唉，張發奎所部果然都是共產黨麼？他們去年從軍北伐，由湖南轉戰以至湖北，那些戰功是一般同志所公認的。今年四五月間第二次北伐，在河南和張作霖最精銳的軍隊作殊死戰，全軍將士死傷至三分一以上，方纔能和第二集團軍達到會師鄭汴之日的，使河南全省立於青天白日之旗下，這些功勞難道都是共產黨幹的麼？不錯，無論那一枝國民革命軍裏頭，都不能保證絕對的沒有共產黨混迹在內，張發奎所部當然不能逃於例外。只要隨時攷察隨時檢舉，無論那一個軍官，或那一個軍隊中政治工作人員，只要發見了他是共產黨，或是縱容共產黨，便該立刻的清了出去。不然，那一個部隊的長官，便應該受黨的嚴厲的處罰。如今張發奎所部，不是明明說他們反對特別委員會，不服從特別委員會及其所產生之黨務，政治，軍事諸機關，而只服從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之決議麼？何以不拿黨的決議去命令他們，而必要集合各方的軍隊來包圍他們，消滅他們呢？我不能不為曾經共患難共生死之全體鐵軍將士請命。共產黨之想入寇廣東，是必然的。入寇廣東，必從入冠廣州做起，也是必然的。自從十一月十七日以來，共產黨在廣州聚

衆放火的事，已經層出。如果我們不認淸誰是敵人，而反認錯了同志做敵人，自相殘殺起來，其結果徒爲敵人增長聲勢，不但在東江的賀葉殘部因此坐大，並且在廣州的共產黨也因此乘間而入，這是何等的失算。

以上的話，我自從到上海以後，在同志間幾乎說得舌敝唇焦了。無奈有些同志，無論如何總說不明白。如今索性用種種汚衊的話來加之於我了。今年四月間，我從海外囘來，正遇着甯漢分裂。我因爲中央黨部國民政府都在漢口，不能不站在漢口方面。然而五六月間發現了共產黨破壞國民革命的陰謀，便也努力於反共了。然而有些同志，卻偏說是這是受第三國際的命令來反共的，難道第三國際要吃砒霜來喂老虎麼？甯漢合作以後，我爲着要糾正特別委員會的謬誤，主張開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恢復中央黨部，因此不能不奔走往來於各處。有些同志，卻偏要說這是倚賴武力。我如果倚賴武力，又何必離開廣州來到上海呢？蔣汪合作，不是一般同志所提倡的麼？如今有些同志，卻偏要說這是別有作用。我從前曾出死力幫助過蔣介石同志，也會出死力反抗過蔣介石同志，我對於蔣汪合作的名詞是不承

認的。我以爲黨裏頭要有中堅部隊，而中堅部隊裏頭要有一個中心人物。今日可當中心人物的只有蔣同志一人。我願意仍然出死力的幫助他。如果有些同志以爲我幫助他反爲他累，則我不以積極的方法來幫助他，以消極的方法來幫助他也是一樣。

我今日已向預備會議聲明引退了。我之引退，不是爲有些同志汚衊我而灰心。我向來不怕人汚衊的。我以爲汚衊我的，無損於我之人格，徒有損於他之人格。我之引退，是因爲預備會議之結果，特別委員會已夭折了，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已進行了，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之籌備已由特別委員手中奪了回來，還之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了，已經由預備會議一致議決催促蔣同志繼續執行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權，從此一般武裝同志得所秉命，以完成抵抗帝國主義打倒軍閥肅清共產黨之工作了。我從十一月起，肝病復發，到上海後，所請的醫生所徵驗出來的病狀，都有憑據，不是什麼託辭。我一面願意消極的幫助蔣同志，一面於預備會議完結之後，遷入醫院，治我的病，

（案此談話係十二月十一日所發表。）

# 關於廣州十二月十一日事變之宣言

自從十一月十七日廣州事變發生以來，黨中同志，對此事件，顯然有兩種不同的主張。甲種認定張發奎等是共產黨，此次事變完全係受第三國際之命令，要割據有海口的地方來做根據地，以便和蘇俄交通。乙種認定張發奎及其所部，都是本黨有歷史的忠實勇敢的武裝同志，雖然裏頭保不住沒有共產黨混迹在內，然只須隨時考察，隨時剔除出去，決不能認張發奎之行動為共產黨之行動。這兩派主張，雖不是絕對不同，而實有大大不同的所在。加之甲種對於特別委員會之取消，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之即開，中央執行監察兩委員會之恢復，似乎不甚熱心主張，至少也覺得遠沒有清黨那般重要，所以對於此次事變，認為小題大做，甚或認為別有用心。乙種則向來主張在腐化份子與共產化份子兩重夾攻中拚命奮鬥，所以對於特別委員會之取消，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之即開，中央執行監察兩委員會

之恢復，認爲是本黨存亡之關鍵，至少也與清黨同樣重要，不惜以重大的犧牲求其成功。本黨同志如吳稚暉李石曾等，其所主張屬於甲種，而我們的主張屬於乙種。如今先要以最簡單的談話，來說明我們所以反對特別委員會之原故。特別委員會之發生，原於十一二三等日之上海老同志談話會，漢甯滬三方各派出同志數人，以交換意見。漢方所派出的爲汪精衛，譚延闓，孫科，朱培德四人。當時甯滬兩方同志，旣都反對開第四次會議，而特別委員會之主張，却又是由孫科同志提出，漢方同志不在談話會中自然不得貫徹開第四次會議的主張之機會。及至于右任程潛趕到，則談話會已經決定了。但這不過是談話會，並不是法定機關，沒有拘束人的效力。及至九月十五日在南京開的中央會議，中央執行委員到者只譚延闓，孫科，伍朝樞，李烈鈞，朱培德，程潛，于右任七人，候補褚民誼，繆斌兩人，監察委員到者只張靜江，蔡元培，李石曾三人，候補李宗仁一人，明明不足法定人數。十二月三日汪精衛在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預備會議中，關於法定人數之辯論，曾說如今我們列席的中央委員共有三十多人，假如此刻有共產黨投給我們一枚炸彈，全部炸死，則未列席的幾個中央委員，使

要將我們的責任都放在自己身上，開會也好，不開會也好，決沒有法定人數不足的問題，因謂這是無可如何的事。這一段辯論，我們都是承認的。却是九月十五日的情形絕不相同，那日中央委員不出席的，除了死的如李大釗等不算，除名的如譚平山等不算，在他方的如宋慶齡等不算，因事不能來的如李濟深等不算，暫時消極的如胡漢民等不算，總計執行委員尙有何香凝，宋子文，王法勤，丁惟汾，汪精衛，經亨頤，顧孟餘，甘乃光，陳公博九人，候補陳樹人，朱霽青，王樂平，周啓剛四人，監察委員尙有柳亞子，陳璧君，陳果夫四人，候補潘雲超一人。不出席之委員人數，多於出席的。而且這些或現在上海，或由武漢來，或由廣東來，都是誠心誠意來謀忠實同志之聯合的。他們所以不出席的原因，一方是不願意贊成特別委員會之主張，一方是不願意以激烈反對之言論態度，妨礙甯漢合作之前途。其中如何香凝，且痛哭流涕以求主持其事者之覺悟。况且在出席委員中，如于右任，朱培德等，還不是怎樣贊成特別委員會的。多數委員之意見如此，以致會議不足法定人數，無論如何照開會常例，只有停會。而主持其事者，却主張硬迫，明知中央全體會議不足法定人數，却主張開什麼臨時會議。試

問當漢分裂後之合作，是本黨前途一件何等大事，可以如此兒戲做去的麼？臨時會議的結果，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夭折了，中央執行監察兩委員會停閉了，特別委員會產生了。其人選姑勿論，試問如此兒戲做法，能得一般同志之信任麼？能得一般國民之信任，以達到以黨治國之目的麼？這樣主張和平補救的，或是主張激烈反對的，能說是小題大做麼？我們這些人中，如汪精衛，是參預過談話會的，可是他的態度，一直是趨於和平補救；其餘如何香凝等，便不免要激烈反對起來了。十月十一日，孫科伍朝樞在漢口和汪精衛顧孟餘等訂定關於黨務政治軍事各條，雖然不能說十分圓滿，但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總開得成，中央執行監察兩委員會總可以恢復，我們也就覺得可以將就了。誰知忽然長江上下游打起仗來，問其理由，是下游的武裝同志奉了特別委員會的命令去打上游的唐生智的。這能不能有借用兵以延長特別委員會之生命，擴張特別委員會之威權之顧慮呢？況且開戰以後，中央委員由漢口到上海的，如汪精衛等，連言論也沒有自由，如朱霽青等，連身體也被拘囚。這樣能不能有在南京不得開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之顧慮呢？我們沒了法子，始相約同去廣州，主張

如果不能在南京開會，便在廣州開會。然而及至接得南京各中央委員的覆電，主張仍在南京開會，並主張先在上海開預備會議，我們便也離開廣州，來到上海了。我們之委曲求全，還有什麽不能得到一般同志之諒解的？當我們初到廣州的時候，也聽見李濟深口頭上反對特別委員會，但徵之事實，却已奉了特別委員會的命令，出兵去打湖南了。而其出兵之方法，是以黃紹雄的軍隊，驅范石生方鼎英李福林軍隊到湖南去，因此惹起張發奎等之激烈反對，以爲縱使要打湖南，也不能奉特別委員會之命令去打。同一地域中軍隊發生這樣的衝突的意見，如何不會因意見之衝突而惹起軍隊之衝突呢？張發奎等所以有十一月十七日之舉動，便緣因於此。我們所以同情於此舉動，也緣因於此。而李濟深對於我們提出什麽彈劾案通緝案，也緣因於此。我們雖然沒有實際參加張發奎等之舉動，難道連批評判斷之自由也沒有麽？至吳稚暉等推波助瀾，又提出什麽彈劾案，這無異說我們對于武裝同志是不能有批評判斷之自由的。

以上略述以前之經過，自從昨日事變之後，我們的主張，列舉如下：

（一）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之開會地點，安全保障，及開會日期，既經預備會議付托蔣介石同志悉心籌畫，我們只有絕對信任。

（二）在預備會議裏祕密議決的肅淸共產黨的計畫，應該極力進行。

（三）預備會議已以全體一致議決促蔣介石同志繼續執行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權了，目前的廣州事變，是總司令職權範圍內所應辦理的事，我們也只有絕對信任。我們還想貢獻些少意見，以供參考：

（甲）就昨今兩日關於廣州事變之各種電報看來，可知張發奎不只沒有和共產黨勾結，而且正被共產黨仇視，正和共產黨作殊死戰，可見我們從前的判斷並沒有錯誤，那些以勾結共產黨誣張發奎等並以誣我們的，是絕對的不確。

（乙）張發奎等的心迹，於此一役，已經大明。但是張發奎所部，在第一二次北伐，雖曾立了不少的功勞，而今年七月間不能先事防範，致令賀龍葉挺在南昌叛變，那時還可說是分共之初，措手不及。可是自從所部由江西回到廣州，已有幾月之整頓訓練的工作，也不爲

小了，何以還留着許多共產黨徒混跡在內，不能淸除？這是不能不有相當責任的。尤其是黃琪翔，用著名共黨廖尙果做第四軍政治部主任，所出燈塔第三四期，言論荒謬，更是不能不負責任的。

（丙）如今有些人似乎主張張發奎等如果是共產黨固然要討伐，如果不是共產黨也一樣要討伐，於是乎張發奎打共產黨的時候，他們却去打張發奎，這就無異幫共產黨來打張發奎了，我們希望不至於有此事實。

（丁）截至如今，還沒有接到張發奎等先克復廣州省城及完全撲滅共產黨的消息，聞說張發奎等已調西北江駐軍來會同進攻了。廣東省境內，除了張發奎所部，還有方鼎英范石生錢大鈞陳銘樞陳濟棠徐景唐等部，以之撲滅共產黨，不愁不能辦到。只是如何調和諸將，統一軍事行動，不能不望於蔣介石同志悉心籌劃。以上四點，是我們貢獻於蔣介石同志的意見。末了，我們還有幾句話對一般民衆及一般同志說。如今國內有兩種惡勢力，一是腐化，一是共產惡化，不斷的向我們進攻。我們對腐化勢力奮鬥的時候，共產惡化的勢力便

來襲擊我們，我們對共產惡化奮鬥的時候，腐化勢力便也來襲擊我們，這奮鬥是不容易的。但是我們相信，我們的奮鬥，必能得到最後的勝利。因爲腐化勢力已從根本的暴露其弱點。至於共產惡化的勢力，已於南昌一役，窮兇極惡的暴露於一般民衆之前。這一次在廣東暴動，更足證明其爲一般民衆之公敵，一個共產黨徒和一條毒蛇一只猛獸一樣，決不能聽他留種於人世的，其根本消滅，就在目前。我們耳裏聽着廣州的砲聲，我們眼裏看見廣州殺人放火的兇暴殘忍之狀態，我們應該消極的掃滅這些爲人類毒害之勢力，我們應該積極的將本黨之主義政策，逐步的建議起來，實現起來。十六年十二月十三日，汪精衞，陳樹人，甘乃光，陳璧君，顧孟餘，何香凝，王法勤，潘雲超，王樂平。

（案此宣言係十二月十三日所發。）

# 個人引退之電報

中央執行監察各委員蔣總司令暨各同志均鑒：自南京特別委員會發生以來，兆銘奔走潯漢間，以開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恢復中央執行監察兩委員會，取消特別委員會，與諸同志一致主張，求其實現。十月十一日，偕南京代表由潯赴漢，甫簽定黨務政治軍事諸條件，而南京即對武漢用兵，良爲兆銘所不料，因是復有廣州之行，以期貫徹諸同志所欲實現之主張。十一月十八日，即由廣州至上海，以來曾向各方說明此旨，且對於懷疑廣東軍事長官張發奎等之態度者，亦根據觀察，爲之說明。謂張發奎等決非共黨，惟共黨正欲窺伺廣州，緣欲入寇張發奎等所部。關于廣州事件，必須亟以黨的決議爲適當之處分，若內爭不已，徒爲共產黨所乘。何期不幸言中，果有十二月十一日之變，廣州全市，慘遭焚殺。假使張發奎等果爲共產黨徒，或與共產黨徒相勾結，則兆銘昧於知人，雖萬死不足以蔽辜。惟徵之事實，則此

次禍變，乃由共產黨徒乘張發奎等調兵西北江，得間竊發。而張發奎等於變起倉猝之際，猶能率兵戡亂，前後三日，即已蕩平。雖追原禍始，不能不責其事前防制之疎，而其無共產嫌疑，則已大白于天下。況張發奎等於禍變戡定之後，即相率自劾，其救黨之初心，無挾持武力延長內爭之意，亦已大白。此後關於軍事之一切措置，自有蔣總司令悉心籌畫，必能永弭共禍，兼杜內爭。數月以來，兆銘以參加反特委運動之故，備受特委方面之仇視，始則惴惴然惟恐兆銘無共產嫌疑，不惜百方以圖汚衊，今則又惴惴然惟恐無所藉口，不惜別立名目，甚至不惜毛舉寧漢分裂時代之議論文字，以圖抉已合之創痕。夫果救黨主張能確實達到，則個人問題，直同蔽屣。當兆銘在豫備會議提議催促蔣總司令繼續執行職權之際，固已附帶聲明，願個人引去，以息糾紛矣。共禍發生以後，心摧髮指，誠不能置身事外。今則已值其時，惟禍變初平，瘡痍滿目，不能與國人綢繆善後，共此艱危，所由引為深憾者耳。於此尚有一言者，清黨固當務之急，而救黨亦日前要圖。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不可不開，中央執行監察兩委員會不可不恢復，特別委員會不可不取消。彼腐化之徒，決不能因緣際會，以延其殘喘。惟諸同志

勉之而已。汪兆銘篠。

（案此電係十二月十七日所發，即日汪精衛離了上海。）

# 兩件大事

反共是一件大事，恢復中央黨部也是一件大事，兩件大事都應該鄭重的做去。我和吳稚暉先生見解不同的地方，就是他把反共一件大事看得重而把反特委一件大事看得輕，須知道如果祇是反共便算了事，那麼張作霖也是反共的，陳廉伯也是反共的，我們和他們有什麼分別。因爲我們是爲要實行三民主義而反共。我們是爲要擁護國民政府而反共。我們所以要擁護國民黨，因爲國民黨要實行三民主義的；我們所以要實行三民主義，因爲三民主義是適合於中國國民之需要，能解放中國國民之痛苦的。我們既然要擁護國民黨，則不能不主張恢復國民黨的中央機關，這如何不是件大事。

這幾日來，廣州消息令我十分痛憤，雖然今日得着張發奎李福林等驅除共賊克復廣州的電報，但廣州人民經此一番殺人放火姦淫搶刼的慘禍，是我刻心刻骨一世也不能忘

的。我除了殺盡共產黨之外，還有什麼希望。只是今日看見吳稚暉先生相當時期的一席話，說我「不應聽憑爲特別委員會唾手可改的小事弄兵予共黨以機會，」眞使我氣極了，我不能不說幾句話。

特別委員會是「小事」麼？是唾手可改的麼？如果這是小事，則民國二年袁世凱解散國會，以什麼參政院代行國會職權，也是小事了。如果這是唾手可改的，則何以直至今日特別委員會還沒有取消，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還沒有開？特別委員會之發生，昨日我們宣言中已說過了，我如今索性再說幾句：爲什麼十二月三四兩日纔開了二次的預備會議，便一連的停會三日呢？停會三日的結果，提出什麼粵方委員不得出席案，又什麼粵方委員通緝令，又什麼汪顧陳三委員不得出席案，這是什麼意思？這除了要破壞第四次會議，使會議不足法定人數，開會不成，以便又來組織什麼臨時會議，還有什麼意思？我敢堅決的說一句話：我們要取消特別委員會，卽開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恢復中央執行監察兩會委員，這些主張不是我們三幾個人的，是大多數忠實同志所一致主張的。你們可以打敗唐生智。但是你

們不能打敗我們的主張。所以我們於你們打唐生智的時候，由漢口一跳跳到上海。再由上海一跳跳至廣州，你們以爲我們必不敢再來上海了，所以不住招手的叫我們來上海開預備會議了，不提防我們一跳又跳至上海。我們在漢口反共的時候，你們說我們是奉了第三國際的命令來反共倒蔣的，如今我們却提議蔣介石同志繼續執行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權了，難道這也是奉了第三國際的命令來反共擁蔣麽？你們沒得說了，却又說「提防蔣同志上當，」我索性的再一跳跳離了蔣同志，祇做消極的帮助，不做積極的帮助，那你們還有什麽說呢？不湊巧的廣州事變出來了，你們可以借題發揮了，於是通緝啊，引渡啊，要使我們連租界也立不住啊，慢說到南京去。誰知接二連三的電報，張發奎等不止不是共產黨，還止和共產黨作殊死戰，還得了勝仗，打敗共產黨，恢復廣州省城，你們還有什麽說呢？於是說「不應聽憑爲着特別委員會唾手可改的小事弄兵予共黨以機會」哼！這幾個月來，我的跳來跳去，也跳得太苦了，你係仗着幾個總指揮的勢力，趕着我不住的打，定要將我打入共產黨隊裏去，也打得太苦了！只是我一個人雖會病會死，但我的主張並沒有病，並不會死，大多

數忠實同志並沒有病，並不會死。你又說：「不應把一個有力反共的李同志反騙走了，」這「騙走」兩字奇怪得很！李任潮不是已說明來上海的緣故麼？如何說我騙而且李任潮如果不和我一起來上海，則十一月十七日那一夜至少和黃季寬同一狼狽逃命，不走又怎麼樣？李任潮因爲受了十一月十七日事變的激刺，失了常度，我原諒他，只是你如何也說這樣的話？

吳稚暉先生！你不是說過無論怎樣粵方委員都應該來此地開會，此地對於這些粵方委員的生命自由應該絕對保護，卽使主張不合，甯可散會，各自回去，再各自去打，不可趁人家來開會的時候，來難爲人家。你在李石曾家中是如此說，在拉都路會議席上也是如此說，如今怎麼樣？

唉！大事要緊，軍閥利用國民黨內爭來牽制，共產黨利用國民黨的內爭來搗亂，國民黨的同志還是團結起來担負國民革命的責任罷！

# 建設

建設是必要的，只是不要忘了兩件事：

第一件，建設是要將帝國主義的勢力步步的推出去，不是要將他步步的引入來。

第二件，建設是要靠着民衆的勢力來造成民衆的幸福，不是要給一般官僚以升官發財的機會造成腐化。

我說這幾句話，完全根據於總理的遺教。

總理一生，最注精力於研究本國之建設，不但他的研究力，集中於此一點，便是他的想像中，也是以一個和平安樂衣食住行樣樣滿足的中華民國，爲他一生辛苦工作之無上安慰，這從他的遺著如民生主義如建國大綱如實業計劃等，都可以看出來。今日中國的人民生活眞是窮苦極了，不建設起來，還有什麽「民生」可言，所以建設的必要，是無可疑的。簡

單一句話，革命就是爲的要建設，只是我們不要忘了總理在計劃建設的時候，處處留意推出帝國主義的勢力，尤其處處留意喚起民衆。

這是極明顯的，要建設便要錢，錢從何來（一）對內課稅，（二）對外借債。講到對外借債，便是引入帝國主義勢力之一條最大捷徑，在不平等條約沒有取消的時候，對外借債，無論是屬於政治性質的，或屬於實業性質的，都有同樣的危險，沒一個人在借外債的時候，不是說我要利用外國的資本，而不爲外國的資本所利用的，然其結果適得其反，最傷心的，如今中國可以稱得起建設事業的，如鐵道等，那一樁不是成了帝國主義之根據地，我們如果不注意到這一着，則建設二字，徒然成了帝國主義勢力侵入中國的工具。

講到對內課稅呢，更是悲從中來，如今人民還禁得起加重負担麼？在人民身上，搜括出錢來以從事建設，至少可以譬喻做將本錢來做生意，雖不能一本萬利，也要得到相當利益，這樣我們試繙從前君主專制時代的歷史看看，例如河工，沒有一個河工人員，不是盼望河決口子的，本來不決，也要想些法子，將他決起來，因爲一來可以動支經費，趁勢分肥，二來還

可以得一批保案啊。我們再繙現代經濟學說看看其中國營實業最要防備的，第一是因獨佔的關係，往往沒有競爭，而不能進步，第二是很容易成了官僚化，即如蘇俄這幾年來，因爲國營實業發現了不少流弊，已在那裏大呼打倒官僚化了，我們想想拿人民身上辛苦搜括得來的錢，供一般官僚借着建設的名義，以從事中飽，則建設二字，又徒然成了官僚化的工具。

所以我們不要建設則已，如要建設，第一項，要推出帝國主義的勢力，第二要喚起民衆。最底度的要求也有以下的幾條：

第一，要將民衆的勢力培養起來，使他在實際上，能參加政治。

第二，要使黨的組織及紀律益加嚴密，使他在實際上，能領導民衆，並在實際上，能監督政府，

第三，要建設起一個在實際上能指揮全國政府的政府，這個政府除了受黨的監督以外，無論怎麼的軍事勢力都不能影響於政府本身，

第四，反對祕密外交，一切外交皆須公開，尤其是關於借外債等條。

第五，財政公開，

第六，所謂公開不是形式的，是實際的，要達到公開的要求，只了切實做到第一二三各條。

以上不過是草率說來，這個問題，關係太大了，一切詳細研究，是各同志及一般專門家及輿論所應該積極負責的。

我知道我說這一片話，又要得罪了許多老朋友了。唉，我瞞不過良心，我忍不住口，請恕我罷。

# 本黨總理孫先生逝世日感言

本黨總理孫先生逝世，轉瞬已四年了。

由今年的三月十二日，追想到十四年的三月十二日，更追想到十三年十一月十三日孫先生由廣州出發去北京時的情形，十四年一月一日由天津扶病入北京時的情形，一月二十六日醫生宣告病狀不治時的情形，以及二月二十四日將立遺囑時，歎息說「我死之後敵人必然要軟化你們」的神色和語氣，以及三月十一日早晨舉着已經乾枯的手腕來簽名於遺囑時的情形，以及三月十一日下午至三月十二日上午未絕氣時「和平」「奮鬥」「救中國」斷斷續續的聲息，真便我們悲痛交集。

從表面說，至於今日，北洋軍閥已經打倒了，中國已統一於本黨治下了，孫先生的遺志，可說是貫澈了。從實際說，孫先生所以要打倒北洋軍閥，所以要以黨治國，其目的在於實行

三民主義，使中國一般人民得到生存發達的道路和保障。為這目的之障礙的，是帝國主義；做帝國主義之走狗的，是軍閥，及其他一切依附軍閥的各種人民蟊賊。所以為實行三民主義計，不能不先將這些障礙物掃除。然則若要知道孫先生的遺志是否貫徹，必要看看現在這些障礙物是否已經掃除。如果這些障礙物沒有掃除，則三民主義之建設無法開始，孫先生的遺志，便不能說是貫徹。我們從實際觀察之後，我們祇有悲痛，祇有失望。我們覺得今日實際的現狀，不但孫先生的遺志沒有貫徹絲毫，並且正向着相反的道路來進行。

對於帝國主義呢，孫先生在十三年八月裏，曾經宣言，從前的革命口號，是排滿，如今的革命口號，是反對帝國主義。孫先生逝世後，十四五年間，雖然國民政府局處於廣州一隅，還能對於英帝國主義，作長時期之抵抗。十五六年間，雖然在進行北伐軍事匆匆之際，還能收回漢口九江英租界，對於世界各國，明白表示國民革命之目的，沒有一些閃避和畏怯。卻是自從十六年秋間寗漢合作失敗以後，革命勢力，受不絕的打擊，反對帝國主義之進行，也因而停止。在十七年間，我們看見隨便某一個地方長官，都可以隨便向某一個帝國主義，做出

種種獻媚的勾當，反對帝國主義的口號，已經被什麽「親善」等等字眼代替去了。甚至五月間日本帝國主義所幹出來的空前的濟南事件，也被什麽「鎮靜」硬把國民革命的精神而且鎮靜下去。十五六年間，舉全國人民的血汗，使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勢力被反抗而至於動搖，而在十七年間，卻使之由動搖而復歸於穩定，如今且繼長增高起來。

對於軍閥呢，孫先生在十三年十一月裏明白說過，北伐之目的，不僅在覆滅曹吳，而在曹吳覆滅之後，永無同樣繼起之人。如今呢，割據的局面，已經形成，兩湖兩廣等處擁兵自衛食民自肥的形態，較之從前所謂軍閥，不祇同樣繼起，還要加甚。在這種形態之下，人民的痛苦，如水益深，如火益烈，究其原因，至簡單也至明白，無非擁兵愈多，則食民愈甚，看那一處人民痛苦的情形，祇要看那一處軍隊增加的數目，便可得其比例。在這種形態之下，那些依附軍閥的人民蟊賊，還不斷的凑趣，說甚麽「索性把黨也交給武裝同志。」這種說法，比較起從前捧北洋軍閥的進步黨，捧西南軍閥的政學會，還要肉麻。因此現在的軍閥，對於政治的手腕，比較從前的軍閥，也就高明得多。從前的軍閥，對於國會憎厭憤懣，所用的手段，是壓迫

摧殘，拙劣極了，如今的軍閥，對於黨，有時也用壓迫摧殘的手段，有時卻僞摸撮弄，轉形變性，種種把戲，無所不有。

在這種帝國主義勢力復興的時候，軍閥得志的時候，大多數人民的生命自由，供其犧牲，自不待言。我們看見四萬萬民衆裏頭，三萬萬九千九百九十餘萬的勞苦民衆，從前揮其血汗，以求國民革命之成功的，如今祗有繼續的將血汗壓搾出來，供不滿十萬的軍閥及其一切寄生蟲之過度的佚樂。勞苦民衆如農工等，自然不能爲解除痛苦而有所行動或有所主張，卽商人之被苛捐雜稅勒索等的層層剝削，學生之不能得到安心求學的機會，亦較之北洋軍閥時代，還要加甚。一切民衆，對於切身問題有所表示者，便被指爲共產黨或共產工具。兩年以來，不明不白的，不知坑了多少青年，卻還未滿那些軍閥及其一切寄生蟲的「血渴。」唉，孫先生十三年以來改組本黨之目的及精神，已毀滅無餘了，國民革命，的的確確，受了摧殘，至於夭折了。我們於孫先生逝世的紀念日，追想從前種種，觀察現在種種，什麽「悲痛」「失望」等等字眼，何足以形容我們的心情於萬一。

「我們應該怎樣?」「我們應該怎樣的往前進?」這是一般革命同志所鬱結於胸頭。而不期然而然的同聲發出的一個問題，這個問題，是熱烈的，是至誠的，是目前最要緊回答的。

我們要回答這問題，我們必須知道，孫先生為本黨所定的主義和方略，完全是對的，十三年改組本黨之用心，完全是對的，因此一般革命同志遵孫先生之指導而努方從事，也完全是對的。孫先生之創設本黨，和十三年之改組本黨，其最大精神，在將黨建築於大多數人民利益之上，為大多數人民之利益而奮鬥。這種精神，不但在主觀的各人良心上，是完全對的，便是在客觀的革命環境上，也完全是對的。從來所謂革命，無非為大多數人民即一般勞苦人民之利害迫切而發生。中國以前的革命歷史，表面上看似英雄之爭鬥，實際上全是因為大多數勞苦民衆，沒有生路迫而出此，不過其結果為英雄所竊得便了。十八世紀的歐洲大革命，本來是一般勞苦人民對於君主貴族而反抗，所謂民權，實際上說，無非以之為人民生活經濟之保障，不過其結果為一部分人所壟斷，和從前所謂英雄一樣，但已是比較的進

步了。在今日歐洲中無論如何保守性的國家其勞苦民衆政治上之地位都已有顯明的增進，因之其經濟上之地位，也都已有顯明的增進。所以革命如果不從勞苦民衆着想，不爲勞苦民衆解除痛苦增進利益而奮鬥，則無所謂革命。孫先生嘗說，我若不爲民生主義，則不必革命，正是這個道理。辛亥革命的時候，宋教仁等不明這個道理，所以要求孫先生暫且不談民生主義。十三年改組的時候，一般腐化分子，不明這個道理，或者故意違反這個道理，所以拚命的反對改組。一般革命同志，既然認識淸楚在主觀的各人良心上在客觀的革命環境上，努力的方向，是完全對的。那麼，我們只有努力，我們只有繼續的努力，繼續的往前進。我們過去的工作，有錯誤沒有呢？當然有的。無論那一個革命同志，其過去的工作，都不能完全沒有錯誤。自以爲沒有錯誤的，不是自欺，便是欺人。每一個革命同志，都應該冷靜的檢閱過去的工作，誠實的承認錯誤，勇敢的糾正錯誤。可是每一個革命同志，都應該知道過去的錯誤，是在行動，不是在方向。不承認行動上有錯誤，固不可，以行動的錯誤爲方向的錯誤，尤不可。舉一個例來說，本黨在容共時代，一般革命同志對於共產黨人在本黨以內的工作，忠厚待

人，往往不免於失察，這是錯誤的。可是這只是行動的錯誤，只要察覺之後，把共產黨人驅逐出去便是了。若是分共以後，連民衆運動也要懷疑起來，說這是共產黨的方法，忘記了本黨的使命是爲一般勞苦民衆而努力，這便不是矯正行動，直是轉移方向，由革命變爲反革命了。所以一般革命同志，在今日最要認準方向，並領導一般民衆，認準方向努方的繼續往前進，這個方向是孫先生生前所指示於我們完全沒有錯的。

一般革命同志在十三年改組以後，開始對腐化勢力作戰，摧陷廓清的結果，廣東革命根據地，得以統一，北伐得以進行。在十六年以後，除了對腐化勢力作戰之外，還要對共產黨惡化勢力作戰，一般革命同志，便陷於夾攻的形勢中了，革命進行，因以蹉跌，一般革命同志，也因以受重大的損失。當時我們主張在此夾攻的形勢中，應從事整頓革命同志的隊伍，其整頓的方法，爲甄別人才，清釐理論。我個人於十六年冬間，被迫去國，不能從事工作，至爲痛心。但是十七年間，一般革命同志，卻於整頓上得了不少的成績，這是從國內外革命同志所發表的理論和行動上可以看得出來的。所以十七年間，一方面雖然是反革命勢力復興，而

另一方面卻是革命勢力之團結，我們今日最大的工作，不外乎此。革命勢力之團結，由鞏固而發展，則定能爲一般民衆，從腐惡勢力的夾攻中，殺出重圍，以博得最後的勝利。

甄別人才，和清釐理論，雖然是兩件事，其實還是一件事。革命同志之團結，因於理論之趨於一致。關於理論方面，已有孫先生的三民主義，做了基礎，我們今日想闡明三民主義之理論，其最要方法，還是注重於條理。舉個例來說，「耕者有其田」，是孫先生關於農民問題所決定的根本主張，但這只是根本主張，還沒有具體條理，這可從孫先生在十三年八月二十日對於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之訓詞中看出來的。孫先生定了耕者有其田的主張之後，把詳細的條理規劃，付之一般同志，而一般同志未能即將條理規劃，詳細訂定，所以後來共產黨人得乘之徑，以共產黨的農民暴動沒收土地的方法，施之本黨統治所及之地，而腐化分子又得乘之徑，將農民問題一筆抹殺，甚至對於「耕者有其田」的主張，也認爲共產黨的宣傳了。我舉這一個例，來指出革命同志被夾攻之由來，自信最爲明顯的，而革命同志要在被夾攻中得到勝利，其應采之方法，也就於此可見。

如今有一種人，對於三民主義，全不想到怎樣去行好，只知道發些空空洞洞的議論，名爲將三民主義抬上天去，實則將使其不能適用於人間。我們必定要將三民主義變成菽麥布帛一樣，供給一般勞苦民衆享受，纔眞是三民主義的信徒。

以上是我對於孫先生逝世日的感念。

# 執信的人格

我想，敍述執信的生平，實在十分困難，因爲執信的生平，不是三兩句言語可以說得出的，也不是三兩篇文章可以寫得盡的。將來要由一班後死的朋友，將他生前的著述搜輯起來，再將所見所聞他生前的事實，纂集起來，方纔可以得他些髣髴，斷不是今日潦潦草草，可以敍述的，我如今只得單將他的人格略略的敍述一回。

執信的人格形容起來，惟有中庸的至誠無息四字，可以得其大略；他的刻苦，他的勤力，他的猛向前進的精神，他的一絲不苟的操守，都是他所以能對於革命事業百折而不回日進而不已的泉源。我以爲他的人格，不但是中國革命黨人的模範，並且是一切求進步的人類的模範。

執信雖然是我的外甥，論年紀却同我是兄弟一樣，自幼至長，做學問在一處，盡力于革

命也在一處，似乎我可以略認識得執信的人格了。只是我的學問和魄力對於執信，實在是望塵不及，以我來論敘執信，實在有捫燭爲日的憂恐，我只好就我所來知備各位的參攷便了。

我以爲執信所以能造成他這樣的人格，有些是由於天資的，有些是由於學力的，有些是由於遺傳的，有些是由於修養的。

執信的父親是棣垞先生，棣垞先生是先叔父穀庵先生的門人，他的學問是由穀庵先生傳來的，他一生行事也是以穀庵先生爲法，却是他另有一種性情，他的性情，我不敢隨便描寫，我只記得他曾刻有一個圖章，是隘與不恭，這隘與不恭四字，眞可以形容出他自己來了。至於要知道他的深切，是要看棣垞集，不是今日所能詳敘的。執信生在這種家庭，自然會受了多少影響，我以爲執信一生的學問和志節，有多少是從這裏培養出來的。

執信十幾歲以前，只有和學問接觸，沒有和人世事接觸，他的天資聰明絕倫的；加以他的精勤，自然漸漸到了深博的地位，却是他不止沉潛，而且渾樸，他的進走，不但人看不出來，

連他自己也似乎不知道的。我記得他一兩件軼事：有一次家兄莘伯先生命我和他及舍姪彥平三個人檢點家中的藏書，約莫檢了二十多日，在這二十多日裏頭，無一日不使我驚訝，因爲我隨便舉一部僻書和幾條疑義，他沒有一次不是原原本本說出來的，我和他平日算是一處讀書，我竟做夢也不知道他是這樣的淵博。又有一次，先兄仲器先生教我和他兩個人學算，那教法是十分迅疾的，沒兩個月，從加減乘除至微積分，統通教完，我以爲從此我兩個不過略略知些算學的梗概便了。誰知執信自此以後，也沒有專門研究算學，也沒有再受業於算學名師，他自己却已做成了能應用的算學。

這兩件軼事，還是在他專心學問的時代，到了後來留學日本，研究法學哲學，和練習日本言語文字，也可以歸入專心學問時代裏頭，却是癸丑以後，他一面亡命，一面盡力推翻帝制恢復共和，一面還去研究英文，到了最近的兩三年已能譯英文的書籍了。昨年又研究俄文，不多幾月，已能將俄文和人通信。

我如今敘述執信的人格，第一件浮於我的心頭的，就是他一生勤學；他的難能，不在學

生時候，而在亡命做事的時候。在那時候，有些人或不免失意頹唐的，或不免輕世肆意的，或者到了無聊的時候，尋些消遣，或者在那忙亂的時候不能分心；他却能在繁忙冗雜的時間裏頭，尋出冷靜鑽研的機會來，去探求聖賢，他的智識和他的道德，所以能日新不已，全在乎此。

執信的家世是寒素的，棣垞先生去世的時候只剩得幾張琴和幾千卷圖書法帖。執信那時候，還祇得十幾歲，他的弟妹，更是幼弱，教養兩事，家兄莘伯先生便都放在肩上了。我記得莘伯先生輓棣垞先生的聯語：「志屈偃經綸，徒留著述文章，夫豈素心所願？情深若兄弟，屬爲撫存孤弱，敢忘在耳之言。」只是莘伯先生也是一個寒士，那辛勤便也可想而知。前年有一次執信已決心做那萬死不顧一生之事，有幾首詩，中有一首是懷莘伯先生的。內有兩句是：「飲食與教誨，有逾父母恩。」又有兩句是：「長疑成永訣，負負竟何言！」執信自幼習慣他父親廉介的節操，又感受了他母舅拮据捋茶的無限恩意，再加上了他一生的志願和修養，故此他那一種澹泊儉素的操守，竟是純乎自然毫無勉強的。民國元二年之間，執信在

廣州，算是不用亡命了；到了二年漢民先生交卸都督的時候，和執信幾個人，照例的受悠悠之口一番污衊，到了後來，方纔知道他們還是一身窮骨頭。棣垞先生所留下的琴書，經兩三次亡命之後，也幾乎散失盡了。飲食起居，都是今日顧不了明日，到如今死了之後，除了寡婦孤兒，沒得一些留遺。

我如今敘述執信的人格，第二件浮於我的心頭的，就是他一生儉薄，桐伯堅所著麵包略取的裏頭，有一段大意說：是革命激動的時候，人人是以儉樸相尚，纔能提著潔白無瑕的精神，去從事那純粹的目的，和高尚的事業；把一切利己主義的種種，都掃除乾淨。故此儉薄兩字實是革命黨人生涯之必要條件，他能否修養精神，能否保持節操，全視此而定。執信一生堅剛不屈的氣節，便都由他儉薄得來的。

我方纔說過棣垞先生是有些陰與不恭的神氣，執信自幼，便也有些這樣。遺傳兩字，在生物學上成爲一個重大的問題，我縱然不敢隨便說那自幼習染，卻是毫無疑義的了。執信這十年以來，不恭兩字雖是除掉了不少，那陰字卻越是分明，凡是與執信相習的人，沒有一

個不知道他疾惡之嚴的。他那疾惡，可分兩種：一是對於朋友，一是他所認爲小人的，他平時對於朋友十分忠厚，也十分篤信，却是遇着他不以爲然的時候，他全不知道什麼叫做關係，什麼叫做情面，什麼叫做假借，什麼叫做原諒；他是一絲也不放鬆，一毫也不將就的。就是予那朋友以難堪，也在所不顧了。至於他平時對於他所認爲小人的，那一種凜乎不可近的神氣，使人自然辟易，不敢含混過去，也不敢僥倖些什麼，他的朋友受了他的責備和期望，只有越相愛重，他所認爲小人的人，却也因爲他無瑕者可以摘人，沒奈他何。

我如今敘述執信的人格，第三件浮於我心頭的，就是他一生疾惡如仇。須知要是疾惡如仇，方能除惡務盡。第一用省察刻厲的工夫，除去自己的惡；第二用鑑空衡平的工夫，除去朋友的惡；第三用堅壁清野的工夫，除去世間所有惡人。執信平日最恨的，是貌爲忠厚姑息養奸，貪圖自己得些名聲，少些怨毒，對於是非善惡，一味含含糊糊的過去，縱容得一般惡人，到處橫行，及至後來，自己也坑在裏頭。唉，如今中國已是小人無忌憚的世界了，安得多幾個硬背頭鐵面皮的人，去摧陷廓清他一下呢！

執信生平，對於革命；只知堅忍，只知猛進，不知道什麼叫做失敗，什麼叫做灰心喪氣；他所已成就的，元年以前之創造民國，元年以後之維護民國，那大略事蹟，已是人人知道的。最近他的計畫和他的希望，限于他的年命，將死之時，徒留著滿襟的淚，我也不忍多說，然卽他這一死，于光復廣東，已是很有價值的，他總算是以仁爲己任，死而後已的了。

我如今不能就他一生的事蹟，樣樣敍述，只能將他的人格，略略敍述一番，須知天資和遺傳，或是不可學而至的。學力和修養，却是人人可學而至的。執信常常說道：「與其紀念死者，不如責備自己，爲什麼不能和死者一樣？」那麼死者便不死了。

# 廖仲愷先生傳略

先生姓廖氏，諱恩煦，字仲愷，以字行，廣東惠陽縣鴨仔步村人也。父竹賓，商於美，雖去祖國，其教子女，輒以國學爲先。先生以中華民國紀元前三十四年三月十日生，生十七年始歸國，於國學已明徹，而西學亦涉其藩籬矣，由是益致力，學亦益進。年二十二，娶夫人何氏香凝，伉儷至篤。其時中國積弱，外侮洊至，士多發憤求學于外國，先生有志于此，而費無所出，夫人慨然出私蓄資之行，遂留學日本。越年，夫人亦至，相與砥礪學問。先生初入早稻田大學經濟預科，繼入中央大學政治經濟科，其生平長於經濟理財，導源於此也。日俄戰起，中國危殆，益不可終日；乙巳之歲，孫先生文至東京，集十七省革命同志，組織中國同盟會本部，先生夫婦先後與盟，其盡瘁於國民革命自此始。旋奉孫先生命，潛赴天津，有所謀畫，其時學未成，棄去無所顧惜，及謀畫不就，乃復回東京，卒所業，始歸國，居前清吉林巡撫陳昭常幕中。辛亥八月，

武昌革命軍起，各省響應，九月，廣東光復，先生遂歸廣州，司財政，鼎革之際，財政棼如亂絲，先生從容整理，不數月，收支適合，迄於去官之日，庫有餘財焉。癸丑革命軍敗，孫先生亡命日本，先生從，中華革命黨成立，以先生善理財，使與張君人傑同掌財政。五年，袁世凱死，從孫先生回國，居上海。六年，督軍團謀爲變，毀約法，解散國會，孫先生集海軍將士議討之，遂率第一艦隊至廣州，開大元帥府，以護法爲天下倡，而西南羣帥各持異端，齮齕之無所不至，七年，孫先生遂解職，還居上海，始從事建國方略之著作，先生感於孫先生頻年不獲行其志，由國人理喻者寡，始肆力于宣傳，乃與諸同志創建設雜誌，出所學以質當世，其所譯全民政治最有名，孫先生於民權主義講義中，曾稱道之。九年，粵軍自漳州回師，復廣州，迎孫先生歸，十年五月，孫先生被舉大總統，先生以廣東省財政廳長兼財政部次長，旋爲陳烱明所忌，辭廳長職，專理財政部事。陳烱明叛志漸萌，先生覺之，值桂管新定，先生乃力贊孫先生出兵北伐，而銳以轉餉自任。孫先生自是年十月至十一年四月統大軍，駐桂林，無匱乏之憂，先生力也。然以是益爲陳烱明所忌，所以窘先生者萬端，欲阨北伐軍，俾不得成行，四月杪，孫先生遂自桂林回

師，免陳炯明職，復以先生兼財政廳長，不旬日，發幣三百萬，遂出師江西，戰連捷，定贛州，垂克吉安，而陳炯明以六月十六日舉兵反，先一日遣使紿先生至石龍，囚之，六十二日始釋，先生遂復至上海，從孫先生。先是孫先生深念民國以來，禍亂無寧日，雖軍閥肆虐，而帝國主義實操縱之，顧帝國主義方宰割世界，無能抗者，及俄國革命起，則大慰，以爲得良友。十一年冬俄國專使越飛至上海，謁孫先生，議論相契合，孫先生遂命先生偕越飛赴日本，越飛養疴熱海，先生昕夕與相聚，議論上下古今。自是先生始決意力贊孫先生結連世界革命者以與帝國主義抗矣。十二年春，楊希閔劉震寰以兵自白馬東下，假孫先生名義，討陳炯明，走之，遣使至上海，迎孫先生涖廣州，然楊希閔劉震寰實無意革命，凡孫先生教令，悉陽奉陰違，日惟爲暴於民，以歛財自肥，孫先生意怫甚。念帝國主義與軍閥勢旣益猖獗，而廣州號革命根據地，乃名實相反若是，非舉中國國民黨改絃更張之，不足以振頹靡之氣，非創黨軍，不足以掃去障碍，使黨之主張，得以實施。乃於十二年冬，布教令，改組中國國民黨，先生贊襄最力。十三年春，旣被命爲中央執行委員，兼工人部長，遂辭廣東省長職，悉其力以從事，復與蔣君中正同被

命籌備黨軍，設陸軍軍官學校於黃埔，蔣君任校長，而先生任黨代表，殫精焦思，以期有成，艱難百折所非恤，蜚語萬端非所顧，迄於陸軍教導團成立，中國國民黨，始得一能奉行黨義之軍隊，而國民革命始有進行之機倪矣。是年夏間，先生復任廣東省長，秋，廣州商團謀爲亂，先生欲先發制之，格於事勢，不得行，遂去職。商團旋叛，討平之，其時北方戰事已作，孫先生親率諸軍北討曹琨吳佩孚，以先生爲財政部長，兼廣東省財政廳長，軍需總監，盖欲以後方轉輸之任相託也。先生鑒於武人專橫，財政割裂，積成憤，至是，乃發表所主張統一軍政財政之計畫，其言至切直，遠近傳誦，而格於楊希閔劉震寰等，不得行，先生遂不就職。會曹琨吳佩孚已戰敗，孫先生輟北伐之師，以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號召天下，躬自北上，促其實行，將啓行，以各軍暨各軍新設學校黨代表之任，屬之先生。其時陳烱明聚兵惠潮梅，乘孫先生北上，謀來犯，先生乃與蔣君中正激勵黨軍，務以一戰解廣東人民之疾苦，雪吾黨之恥辱。十四年春正月杪，孫先生在北京疾篤，陳烱明率師攻石龍，黨軍合粵軍迎擊，大破之，進至平山三多祝，所向皆克，遂復海豐，定汕頭，羣賊披靡，東江悉平。孫先生卒於三月十二日，卒之前猶

及聞黨軍捷報也。當東江羣賊未敗時，楊希閔劉震寰潛與通，謀自全，及賊勢蹙，意不自安，乃結唐繼堯，使率師東下，謀以廣州爲內應，六月，黨軍暨粵軍自東江囘師，合湘滇軍討平之。蓋自是而假藉革命名義盤據廣州之元惡大憝始掃除以去，廣州始得爲革命之根據地矣。先生於此兩役，運其智勇，使將士各得所展布，而農工民衆，亦感先生至誠，悉力爲國民革命前驅，故成功之速若此。然楊劉之亂，以六月十二日平定，而二十三日沙基慘殺案已作，帝國主義利用軍閥爲亂不得逞，乃直接屠殺中國人民，其勢至岌岌，先生指導民衆與帝國主義抗，復努力成立國民政府，以求軍政財政民政之統一。以一身兼國民政府委員軍事委員國民政府財政部長廣東省財政廳長諸職。由是驕兵悍將貪官汚吏皆以先生所爲不便於已私，遂勾結帝國主義，爲之鷹犬，以謀不利於先生矣。八月二十日，先生偕夫人乘車赴中央執行委員會議；中途，遇監察委員陳君秋霖，載與俱，既至會，入門，將升階，兇徒五六人突起狙擊，中要害，遽卒，陳君亦被創，後先生二日卒。嗚呼！先生爲革命盡力二十餘年，最近所成就，其裨益尤大，自孫先生歿，而先生更以一身繫革命前途之安危，先生之死，非第中國之不幸，世界革

命之不幸也。先生平勤學，尤勇於任事，其自奉廉約，二十餘年如一日。其嘉言美德，後死同志，將纂輯成篇帙，併其遺文，以餉當世。茲僅紀其犖犖大者，夫人何氏，與先生同心一德，女夢醒，子承志，亦能繼志述事。先生既歿，後死同志，念先生翌贊孫先生，功甚偉，議決葬先生於南京鍾山孫先生墓次，復從何夫人請，暫厝於廣州朱執信先生墓左隙地，以先生與執信志節同，境遇亦同也。十月十四日，國民革命軍既復惠州，於公園及鴨仔步村，立碑紀先生功，且以永其哀思，先生之精神，將與巖石同其不朽焉！

中華民國十四年十一月六日

汪兆銘敬撰

# 朱執信集序

執信的學問思想和文字之變遷進化，約可分爲四期。

第一期是家學時代　執信的家庭環境，我於敘述執信的人格，曾經說過，執信生在這種家庭環境中，從幼已不肯受那八股試帖的束縛，他抱着藏書，闇然自修，博覽精思，都極其力之所能至，他那時候學問思想和文字，都跟着他的尊人棣垞先生一條路走的，只是他那時候所有著述，都沒有留存，他自己也不要留存。

第二期是留學日本時代　家學時代的執信，雖然銳意的繼承先業，只是時代的關係，不容他不去探尋世界學問，既然探尋世界學問，自然不以譯本爲滿足了。故執信弱冠以後，便去留學日本，他所學的是法律政治，尤其注重的是經濟，他的學問慾是極發達的，故此又分出餘力，去學英文，學算術，並博覽各種書籍。那時候他的態度，眞眞是饑者甘食渴者甘飲

一般，學問思想生了許多的變化，文體也生了許多的變化了。不但這樣，他的一生志節，也定于此時；大抵我們的民族思想，在中國歷史和文學裏頭，是容易得到的，只善於被什麼君臣之義束縛過抑住了。一旦研究法學，明白了國家和人民之意義，從前的束縛過抑，便自然擺脫得一些不留，便自然無疑無貳的向着革命做去，這是我們都是如此的，不止執信一人，不過執信在我們裏頭，是一個最堅決勇猛的人便了。執信在那時候，所有著述也便有留存，所留存的，只是民報的幾篇文字。

第三期是實行革命時代　執信在日本留學畢業以後，便回國從事於革命運動，十幾年之間，他所做的事業，和中華民國有甚深的關係，在他一生的歷史上，是極重要的。在那時候，他的學問思想和文字，也有非常的進步。這進步的原因：（一）是他十幾年之間，用不斷的努力，將他幼時所得的學問，和留學的所得的學問，日日增益。（二）是他十幾年之間，經歷了種種事變，養成了一種智深勇沈的品節；這品節影響於他的文學，更添了種種的特色。在那時候，執信寄給朋友的信和所做的詩，都是有可傳的價值的。可惜執信沒有留稿，他的朋

友也是東西南北無定的，縱然有心去保存，總不免歸於散失，如今搜集起來，眞眞是寥寥無幾，這眞眞是可痛的事了，如今所留存的，只有民國雜誌的文字。

第四期是最近的三四年　漢民嘗說：「執信沒有什麽遺憾，所遺憾的，就是沒有尼采和馬克斯的壽數。」這話是深知執信，深痛執信，方纔說得出，執信臨死的三四年，學問思想的進步，實令人瞿然失驚。他除了日本文英文繼續研究之外，又去研究俄文，他不止抱着一腔政治革命的熱誠，他還又抱著一腔改造社會的熱誠；他漸漸的改變了從前的文體，將白話文來做宣傳的利器，他的詩體也改變了，他的著述，登在上海晨報上海星期評論和建設雜誌上，比較在民報在民國雜誌，都多了許多，然而他的懷抱未盡什一，他的將來希望，方纔發軔，我除了同情於漢民所說之外，沒有可說的了。

我以上祇將執信的學問思想和文字之變遷進化，略略的分期敘述，以便讀者知道他的過程，至他的著述，和中華民國是怎樣的關係？和社會是怎樣的關係？他的著作和他的人格，又是怎樣的關係？都讓讀者虛心領會，不用我多說了。

# 美國勞工狀況題詞

中國人無論做那一件事，所愁的，不是沒有理論，卻是沒有組織。因爲中國自唐以來，便以文字取士。自命爲士的，無論遇着那一件事，都可以似模似樣的，譔出一篇理論來。這些影響，普及於全社會，是隨處可以觸見的。只是專做理論的結果，免不了以下兩樣毛病；(一)紙上空言，不能實行。(二)理論不過是一個人的思想表現出來；就是集合多數人表現出來的思想，也不過是多數人思想，參差不齊的混在一處，沒有連成一片的效力。這兩樣毛病，都由於祇有理論沒有組織，因爲沒有組織，理論便不能實現。因爲理論不能實現，所以理論的本身也欠缺不完，不能成爲有系統有條理的理論。

即如勞工運動的聲浪，這幾年來，已漸漸的傳到中國，通都大邑中，勞動神聖勞動者之權利等等，漸漸的成爲一種流行語。勞工團體，也漸漸的發生了。只是勞工運動的組織，還沒

有人十分注意。甚至關於勞工運動的組織的專書，也還沒有人編譯一部出來，勞工運動的組織，如此忽略，將來勞工運動，不但不容易發生效果，還只怕容易發生危險。

辛亥前後，我們中國人也曾做過政治革命的運動，企圖將君主專制政治，變成民主政治。如今綜竅起來，那時候政治革命的運動，所注重的，是對於君主專制政治。施行攻擊，而對於民主政治的組織和制度，還沒有相當的準備。因此之故，政治革命的運動，至今還沒有成就。這固然不能說是唯一的原因，卻不能不說是重要原因之一了。如今勞工運動，若仍然蹈此覆轍，將來經濟組織，發生變化，沒有適應的能力，那直接影響於人民生活的危險，比較政治組織還要密切，還要嚴重，這眞是不可不大大的注意。

各國的勞工運動其組織及制度，有相同的點，也有相異的點，相同的點，是一般勞工所同然的。相異的點，是各國勞工根於他的國民性，和他的環境以及他所受學說的影響，而有種種的不同的。所以英國的勞工運動，其形式和法國的有許多不同。法國的和俄國的，又有許多不同。俄國的和美國的，更有許多不同。將來勞工運動的形式，能否趨於一致，此時還沒

有人敢斷定。我們今日所最要的，是尋出他們相同的所在，知其所以然。更尋出他們相異的所在，也知其所以然。庶幾中國的勞工運動，能漸漸的發生出適應於環境的組織，以成就勞工運動的願望和事業。

我們同志邵元冲君，新做了一部書，標題是「美國勞工狀況。」狀況兩個字，是賅括的名稱。其主要的內容，是指示勞工運動的組織和進行的方法。我們讀了這一部書，可以得到一般勞工運動所必須的知識，來做中國勞工運動的「饋貧糧，」這是第一件有益的。我們讀了這一部書，可以知道美國勞工的狀況，知道美國勞工所特有的色彩，拿來和我們中國勞工所含有的國民性以及所處的環境，作一鮮明的比較，俾我們知所取舍，這是第二件有益的。我希望讀這一部書的人，不要祇藉以得着關於勞工運動的圓滿的理論，是要藉以得着關於勞工運動的精密的組織。因為這是今日勞工運動所最缺乏的，而且是最需要的。

中華民國十三年勞動節日汪兆銘精衛識於上海

# 中國國民黨革命理論之研究序

中國國民黨所信奉的，是三民主義，而中國共產黨所信奉的，是共產主義。無論如何，是不會走到一條路上去的。雖然在國民革命的奮鬥過程中，有暫時攜手之可能，但也不過暫時攜手罷了。國民黨裏頭，都是這樣看想，共產黨裏頭，更是這樣。莫斯科孫文大學的出版物，告誡共產黨道：「我們（共產黨）加入國民黨是暫時的，不是永久的；是策略的，不是主義的。」最說得露骨。所以國民黨和共產黨都有一個橫梗在胸中的問題是攜手到幾時才分開呢？這問題的解答，人人不同。在莫斯科，托羅斯基拉狄克的見解，便和斯達林布哈林不同。托拉諸人主張早些分開，斯布諸人則主張共產黨要一直做到將國民黨共產化為止。中國共產黨裏頭，也是不一其說，要以遵從斯布的為多數。那就不是携手政策而是襲取政策了。國民黨裏頭，對於幾時才分開的見解，也是言人人殊，如要明白幾時分開才是恰好，祇須拿打毒藥針做譬喻一個人有病，打對症的藥針，那怕是毒藥，祇要對症，便是良藥。如果病好了，藥

針就該停打。不然，便會弄出別的病來。如今同志裏頭，有主張自始就不應該聯俄容共的，這不但抹殺了十三年以來的事實，而且也不免蔑視總理當日的苦心了。至於有些直至今日還主張維持容共政策的，那就和於開善後會議之後還主張聯段，因這兩種主張，病根所在，由於不明瞭國民黨之主義政策，及不明瞭共產黨是什麼。恰如不知醫理的人，不明瞭打毒藥針的用處。於是或以頑然反共為己盡忠實的國民黨員之能事，或以為祇要不是共產黨就得了，共產主義是革命的，持共產主義才是左派。因革命理論不清楚，以致革命行動荒謬，實是一件大可憂的事。我沒看見王季文先生有幾年了，今年九月裏在上海忽然看見，聽他的議論，才知道他這幾年來學問進步之猛，以忠實的國民黨員之心事，對於國民黨，及對於共產黨，經過一番知己知彼的研究，近來所著作的幾篇議論，分析之精細，認識之正確，令我不勝佩服。我以為每一個黨員，都應該有這樣的研究精神，才能知彼知己，百戰百勝，所以寫出這幾句話，以對於季文先生表示傾倒，同時並以勗勉一般同志。

十六年十月　汪兆銘序於漢口

# □ 詩 □

## 庚戌獄中雜詩

### 被逮口占

啣石存凝絕，滄波夜夜愁。孤飛終不倦，羞逐海鷗浮。

姹紫嫣紅色，從知煊染難。他時好花發，認取血痕斑。

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

留得心魂在，殘軀付劫灰。青燐光不滅，夜夜照燕台。

### 雜詩

忘却形骸累，靈台自曠然。狷懷得狂趣，新理出陳編。

茹荼使何易？冰心抱自堅，舉頭成一笑，雲淨月華妍。

## 有感

憂來如病亦綿綿，一讀黃書一泫然。瓜蔓已都無可摘，豆萁何苦更相煎？
雨中霜月淒無色，畫裏江城黯自憐，莫向燕台回首望，荊榛零落帶寒烟。

## 雜詩

西風庭院夜深沉，徹耳秋聲感不禁。伏櫪驊騮千里志，經霜喬木百年心！
南冠未改支離態，畫角中多激楚音。多謝青燐慰岑寂，殘宵猶自伴孤吟。
煤山雲樹總淒然，荊棘銅駝幾變遷。行去已無干淨土，憂來徒喚奈何天！
瞻烏不盡林宗恨，賦鵩知傷賈傅年。一死心期殊未了，此頭須向國門懸！

## 望楊椒山先生手所植榆樹

樹猶如此況生平，動我蒼茫思古情。千里不堪聞路哭，一鳴豈爲令人驚？
疎陰落落無鱗節，枯木蕭蕭有恨聲。寥寂階前坐相對，南枝留得夕陽明！（「木」一作「葉」。）

椒山先生以劾嚴嵩下獄，就義之歲，手植榆樹一。數百年來，無敢毀之者；相傳有神怪呵護，殆有心人藉此以存甘棠之愛也。余所居獄室，門前正對此樹，朝夕相接。及民國五年，重遊北京，獄舍已剷爲平地，唯此樹巍然獨存。　精衛補跋

## 中夜不寐偶成

飄然遇風游名山，吐噏嵐翠凌孱顏。又隨明月墮東海，吹噓綠水生波瀾。
海山蒼蒼自千古，我於其間歌且舞，醒來倚枕尙茫茫，不識此身在何處？
三更秋蟲聲在壁，泣露欷風自啾唧。羣斯相和如吹竽，斷魂欲啼淒復咽。

舊遊如夢亦迢迢，半炧寒燈影自搖。西風贏馬燕台曉，細雨危檣瘴海遙。

## 雪中見梅花折枝

家在嶺之南，見梅不見雪。時將皴玉姿，虛擬飛瓊色。
只今雪窖中，却斷梅消息。忽逢一枝斜，相對欲奇絕！
乃知雨雪來，端爲梅花設。烟塵一掃盡，皎皎出寒潔。
清輝妙相映，秀色如可掇。香隨心共澹，影與神俱寂。
藹藹含春和，稜稜見秋烈。俠士蘊冲抱，美人負奇絕。
孤根竟何處？念此殘枝折，忽憶珠江頭，花時踏寒夜。

## 夜夢乍醒，風景依稀，猶在目前，因以成詠。

揭來荒島上，極目海天明。心與孤帆去，身如一棹輕。

浪花分日影，石筍咽湍聲。漠漠乎煙外，翛然白鷺橫。

## 除夕

今夕復何夕，圍屏萬籟沉。孤懷戀殘臘，幽思發微吟。
積雪均夷險，孤松自古今。青春明日至，不改歲寒心！
悠悠一年事，歷歷上心頭。成敗亦何恨？人天無限憂！
河山胸磊塊，師友夢綢繆。自有千秋意，韶華付水流！

辛亥獄中雜詩

## 春晚偶成

斜陽如胭脂，林木盡煊染。秀色自天然，桃李失其豔。
白雲亦融洽，娟娟作霞片。晴空淨如拭，着此三兩點。
春光如古人，醇醪醉深淺。感此太和心，臨風相綣繾。

## 暮春遣興

向晚微風和，斜月明天邊。流雲變餘豔，漾作晴霞妍。
長空舒霽碧，光景洞清鮮。感此春氣好，月階自流連。
衆鳥向往還，飛鳴自翩翩。如何我語君，離思徒纏綿。

相去不咫尺，邈如隔雲烟。娟娟明月影，故故向人圓。
何當似流星，一閃至君前。

## 聞溫生才刺孚琦事

血鐘英響滿天涯，不數當年博浪沙。石虎果然能沒羽，城狐知否悔磨牙？
鬚吞劍底情何暇，犀照磯頭語豈誇？長記越臺春欲暮，女牆紅遍木棉花！

## 辛亥三月廿九日之役，偶聞役卒道一二未能詳也；爲詩寫懷。

欲將詩思亂離愁，却惹茫茫感不收！九死形骸慚放浪，十年師友負綢繆。
寒燈難讀殘更夢，歸雁空隨欲斷眸。最是月明鄰笛起，伶俜吟影淡如秋！
珠江故覓一雙魚，永夜愁人慘不舒。南浦離懷雖易遣，楓林噩夢漫全虛！
鵑魂若化知何處？馬革能酬愧不如！凄絕昨宵燈影裏，故人顏色漸模糊！

## 獄卒持山水扇面索題，因記所感。

西風無地着蘭根，未嘗黃昏已斷魂；蒼雨瀟瀟夢何處，江東雲樹擁孤村。

獄中無筆墨，有時獄卒以扇面索書，并持筆墨來，書訖即撤去，以故獄中所作皆腹稿也，出獄後就記憶所及，隨意錄出，附識於此。

## 獄簷偶見新綠口占

初日枝頭露尚涵，春光如酒亦醰醰。青山綠水知何似？愁絕風前鄭所南。

## 西山紀遊詩

始出西直門，歷西山，至溫泉宿。

郊行值春漲，羣峯隱如簇。微雲豁天際，蒼翠忽在目！
西山多爽氣，風物至蕃沃。溫泉更幽絕，一水鳴戛玉。
依山結村落，高下見茆屋。初日絢平林，春氣溫以淑。
兒童讀書聲，若與田歌續。桃李已微華，馨香采盈掬。
樹木與樹人；為日常不足。禽聲繁且和，萬類盡涵育。
逶迤登小邱，曠衍眺平陸。居庸鬱相向，蕭爽動心曲。

碧雲寺旁夜坐，石曾言夜色之佳，余為此詩以寫之。

餘霞滅天際，山寺漸沈黑。方庭蓄萬綠，一例潑濃墨。
巖谷入黝冥，深沈不可測。泉聲出萬寂，流遠韻更澈。
似聞穿林去，邂逅澗中石。微風一吹蕩，松籟與之洽。
坐久夜微明，纖月吐雲隙；幽輝纔半林，樹影清可織。
棲鴉枝不動，想像夢魂適。幽景信難摹，苦吟終未得。

## 宿碧雲寺

鴉影落寒山，鐘聲出遠寺。行行知漸近，已見碧雲起。
石闕何崔嵬？寶塔五星聚。高標不可節，如出碧雲際。
奇松生石罅，老柏影交翠。朱垣隱復見，又在碧雲裏。
憶昨游溫泉，水聲清在耳。復攬金山勝，遠目盡千里。
得此信三絕，可以歎觀止！名山宜講學，合并異與美。

春風動絃歌，水石益輝媚。結隣有故人，相見各歡喜。
縛茅三兩椽，魂夢得所寄。夜來臨水坐，疎星耿林翳。
語默咸自然，夜氣清且旨。作詩以自幸，亦以勞吾子。

## 金仙菴碧雲寺皆植白松爲詩詠之

秀林有奇松，玉樹復可擬。孤高更皎潔，抗節比君子。
歲寒壓霜雪，顏色亦相似。亭亭明月中，清影了無翳。
臨風得相見，繾綣不能已。何當如翠禽，樂此一枝寄。

## 再登金山，山上桃杏花已盛開。

淺綠麥繡野，輕黃柳拂池。別來能幾何，春光已如斯！
金山數千步，步步見花枝，山勢有盤陀，花開無參差。

山色間紺碧，花光添絳緋。清輝一相映，百丈成虹霓。

隨花入山去，足酣神忘疲。同看雲來處，萬樹烟霏霏。

# 廬山雜詩

## 曉起

空山朝氣來撲人，清似初秋藹似春。殘月曙星相映處，瓊樓終古不生塵。

## 佛山岩飲泉水

岩葉因風響碧廊，秋花絡石意深長。自慚肝肺無由熱，尙爲冰泉進一觴。

## 水口月下

疊巘沈沈冷翠生，樛枝危石勢相傾。此心靜似山頭月，來聽清泉落澗聲。

登天池山尋陽明先生刻詩石，在荒榛間得之，尙彷彿可讀。

拄杖撞天志不回，斷碑一角臥荒苔。依然風雨匡山下，手剔莓苔讀自哀。

自神龍宮還天池峯頂宿

抵死潛蚪不起淵，松根扶石出飛泉。星繁風緊蕭寥夜，自傍天池望鐵船。

含鄱嶺上小憩松下，既醒，白雲在衣袂間，拂之不去，爲一絕句。

蟬咽松風日影涼，山屏水枕夢初長。白雲紉作秋蘭佩，留得襟頭有異香。

予初登廬山，頗訝林木之鮮少，後讀毛德琦廬山志，引桑疏云：「往國初時，廬山林木深茂，虎豹縱橫，即數里間，非數十人不可往，乃今山巔童赤，虎豹稀少，窮岩邃谷，無不可至矣，自明代已然，然不詳其致此之由。」又引續志云：「廬山介彭蠡之濱，距通都大邑稍遠，所植樹木，幸無兵卒斬艾之患，然諸寺觀，近營屋宇甚衆，大

約皆伐山中，大木爲之失。今亦不爲約束，恐山之南北，合抱之材漸盡矣。」又引莊仍云：「五老峯起天半有松俱數十百年物，而貌形爭狀，株株異觀。長僅二三尺許，皆盤結纍層，有蒼硎千仞之勢。其松針較山下者細而粗，邇來土民防猛獸，每自下縱火，燒去叢茅，烈焰所至，蒼枝不守。住持者僧往向予稱悼焉。」合此二說，則牛山之悲，千古同嘆，晚近牯嶺蓮谷諸處，避暑樓台日有增益，而護林之術，鮮措意者，予與居人遊諸林，猶以招致猛獸爲慮；且營造愈繁，則採伐益勸。冬令圍爐，又燕事樵蘇，循此不改，實令名山減色，感慨之餘，爲詩記之，

岩谷春來錦繡舒，烟蕪蕭瑟正愁予。樓臺已重名山價！料理家藏種樹書。（錦繡谷在佛手岩畔）

行蓮花谷最高處

峯勢阽危人影孤，天風颼髮粟生膚。偶從雲罅窺人世，赭是長江碧是湖。

五老峯長爲雲氣蒙蔽。往遊之日，風日開霽，豁然在目，爲賦此詩。

席捲烟雲萬壑醒，長松偃蓋盡亭亭。狂生贈有窮途淚，五老何緣眼尙靑？

廬山瀑布以十數，飛流停淵各有其勝。余蹤攀躋所至，輒解衣游泳其間，寒冰徹骨，至足樂也。

浪花無蒂自天垂，石氣淸寒蘚不滋。夜半素娥初墮影，冰肌肉骨最相宜。

晚晴雲霞絕豔，口占一絕句。

峯銜餘日變秋顏，濃彩流天麗且閒。自是空山風景澈，雲霞原不異人間。

開先寺後有讀書臺，杜甫詩云：『匡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蘇軾詩亦云：『匡山頭白好歸來。』余登斯台，有感其言，因爲此詩。

殘陽明滅讀書臺，萬樹鵑聲次第催；占得匡山一片石，未妨頭白不歸來。

屋脊嶺爲廬山最高處，余行其上，但見羣峯雜遝，來伏足下，倚松寂坐，峯色倏忽明黯。初甚訝之，既而始知爲雲過其上所致也。

樓尾吳頭入望微，近天草樹靜秋暉。羣峯明滅渾不定，爲有孤雲隨意飛。

王思任遊記稱：嘗於五老峯頭望海綿，蘊萬里。余雖不敢，因庶幾遇之。八月二日晨起倚闌，山下川原，平時歷歷可辨，至是則滿屯白雲，浩然如海，深不見底，若浮若沉。日光俄上，輝映萬狀，其受日深者，色通明如琥珀，淺者暈如芙蕖，少焉英英飛上，繽紛山谷間，使人神意爲奪，始信古人不我欺也。

風似生毛日似鱗，俛看人世失淄磷。海綿忽作天花散，釀出千岩萬壑春。

# 雜　　詩

## 初夏即事寄冰如

拂拭書城不染塵，瓶花旖旎有餘春。開編眞似逢知己，得句還愁後古人。
梅雨池塘魚自樂，楝風簾幕燕初馴。近來情思清於水，除却尋君夢裏親。

## 雜　　詩

牛羊若升木，林藪無青條。虎狼若食禾，田畝成枯焦。
維彼蝶與蜂，振翅何逍遙？食宿衆芳間，蕊粉還相調。
取之亦已廉，報之不辭勞。東風亦良媒，鳴條一何驕？

## 十月二十六日過西湖畔

不晴不雨只陰陰，此日西湖倦色侵。孤塔偶從城外見，好山如在夢中尋。
幽懷自樂波光靜，清嘯遙隨谷籟沉。棹到水心林下泊，長林黃葉識秋深。

## 十月二十六日再過西湖

臨流莫哭影婆娑！一日西湖得再過。烟斂波光如薄睡，日融山色似微酡。
疏鐘渡水無歧籟，落木攢空有靜柯。短棹夷猶亦徒爾，累他打雁戒心多。

## 曉行山中寄冰如

初陽在翠壁，爛熳不可知。熠熠朝露晞，依了白雲晴。
積雪冒遙岑，鬖髿生空明。烟光澹欲盡，山夢如初醒。

綠葉紛藏㸃，燁然發其瑩。幽花與長松，一一生奇馨。
行行至水源，屏岑入眉岑。石筍咽流泉，涼風自泠泠。
頹巖挺嘉樹，虧蔽若危亭，塊然倚之坐，睆睆聞流鶯。
遐思素心人，莓苔屐曾經。作詩道相念，歌罷心怦怦。

## 登鼓山（山在福州城外）

登山如登雲，盤行千仞山，家家萬松陰，惟聽疎蟬響。

## 鼓山道中

松聲忽與泉聲合，山色遙從海色分。失喜疎林自見月，欲看涼袂欲生雲。
詩成便欲乘風去，驚吹蒼茫不可聞。

除夕邀南社諸子作歲寒小集，何香凝夫人繪歲寒圖，諸人皆有吟咏，余亦成一首。

冰雪滿天地，老梅能着花，孤松青不已，相爲導春華。
落落心魂在，悠悠歲月賒。艱難謀一聚，何惜最流霞？

## 比那蓮山雜詩

比那蓮山在法國南境，與西班牙接壤。峯巒奇秀，林壑稱美；瀑布尤奇絕。未易以言語形容也。六年春歸國，冰如嘗以暑假攜弟妹兒女，遨遊其間，有書來告，且媵以所謂詩；意頗以未得同遊爲憾。是年冬歸國，猶時以風景爲余絮絮言之。八年春，余重至法，冰如未獲同行，夏末偶暇，約方曾兩家姊妹弟甥，遨遊其中凡七日，足跡所至，皆冰如舊經地也。因爲詩數首，欲與冰如所作相質證焉。

一　山中卽事

沉沉萬山中，泉聲鳴不已，心逐野雲飛，忽又墮溪水。
山坳聚林木，衆綠光凝凝。纖草織平茵，小花間藍紫。
怡然相坐語，間亦姿游戲。小妹捉蚱蜢，荊棘創其指。
一笑釋自由，驚飛側雙翅。

## 一　遠山

遠山如美人，盈盈此一顧。被曳蔚藍衫，烟裝美無度。
白雲爲之帶，有若束嫌素。低鬟瞰明鏡，一水澹無語。
有時細雨過，輕渦生幾許。有時映新月，娟娟作眉嫵。
我聞山林神，其名曰蘭撫。誰能傳妙筆，以匹洛神賦。

此間盡得兩首，於原詩俞缺。

## 冰如薄遊燕京，書此寄之。

坐擁書城戲寂寥，吹窗忽聽雨瀟瀟。遙知空闊烟波裏，孤棹方隨上下潮。

彩筆飛來一朵雲，最深情語最溫文。燈前兒女依依甚，笑頰微渦正似君。

北道風塵久未經，愁心祇逐短長亭。歸來携得西山秀，螺髻蛾眉別樣青。

民國六年，自法渡海至英國，復渡北海歷挪威芬蘭；至俄國京城彼得格勒，乘西比利亞鐵道汽車歸國。時歐戰方急，長途獨行，耳目所接，皆征人愁苦之顏色，得一絕句寄冰如。

野帳冰風冷鬢鬟，鄜州明月可何如？天涯我亦仳離者，莫話深愁且讀書。

## 印度洋舟中書，寄展堂廣州。

低首空濛裏，心隨流水喧。此生原不樂，未死敢云煩。淒斷關河影，蕭條露旅魂。孤蓬秋雨戰，詩思倩誰溫。

燈影殘宵靜，濤聲挾雨來。風塵隨處是，懷抱幾時開？
肱已悔三折，腸徒劇九迴。勞薪如何熱？未敢惜定灰！

## 太平山觀瀑布

山徑無人燕自鳴，椰陰瑟瑟弄新晴。隔林遙聽潺潺起，猶作宵來風雨聲。
冷然清籟在幽深，如見畸人萬古心。流水高山同一曲，天風惠我伯牙琴。
一片淪漪不可收，和煙和雨總無愁。何嘗化作巖中石，一任清泉自在流。

## 鴉爾加松海濱作

朝行紅林中，初陽自芬芳。晚行紅林中，新月生清涼。
林外何所有？白沙浩如霜。沙外何所見？海水青茫茫。
遠山三兩點，淡如紙屏張。明帆四五片，輕若沙鷗翔。

海風以時來，松籟因之揚。和我讀書聲，空谷生琅琅。
藉此碧苔茵，如在白雲鄉。清遊不可負，哦詩想孟光。

## 聞展堂遊張家口雲泉寺

關外春深似暮秋，半鞭殘雪此清游。奇愁突兀如山起，密意迴環似水流。
一勺雲泉茶易熟，千年冰泊屐難留。獨憐老樹餘枯幹，盡日霜風撼未休。

## 同展堂遊昌平十三陵，展堂有詩絕佳，亦作一首。

昌平園寢爵參差，萬里來遊日未遲。地老天荒終有恨，山環水抱亦無奇。
銅駝魏闕仍蕪沒，石馬昭陵空汗滋。李與虬松空醉倒，不許惆悵讀碑辭。

## 展堂養痾江之島，往省之，留十日歸，舟中寄以此詩。

平原秋氣正漫漫，步上河梁欲別離。彈指光陰彌可戀，積胸磊塊未能歡。
巢成苦被飛鴉妒，露重遙知落雁寒。久立櫓聲帆影裏，不辭吹浪溼衣單。

## 寄題雄跨亭。

亭在陳英士墓道之側

悵倚危欄倚翠微，不因宿草已沾衣。山中明月須長在，照得遼東一鶴歸。
腹痛車中力不任，中原北望暮雲沈。滿山木葉蕭蕭響，說盡平生報國心。
渡河聲咽宗留守，聞笛心傷向子期。一角虛亭殘月裏，夢中識路有餘悲。

## 紅葉

不成絢爛只蕭疎，携酒相看醉欲扶。得似武陵三月暮，桃花紅到野人廬。
無定河邊日色昏，西風刀翦更銷魂。丹楓不是尋常色，半是啼痕半血痕。

## 再賦紅葉

澹秋顏色勝穠春，卻爲飄零暗愴神。風妒霜憐兩無謂，不辭氾菊慰靈均。

## 又賦紅葉

劃地西風萬木殘，滋蘭樹蕙悔無端。楓林不是湘妃竹，誰染啼痕點點斑。

## 四賦紅葉

疎林亦有斜陽意，卻爲將殘分外研。留得娟娟好顏色，不辭岑寂晚風前。

## 即事

荒園遠樹欲浮天，黃葉聲中意渺然。爲問閒愁何處去？西風吹雨已如烟。

## 曉烟

槲葉深黃楓葉紅，老松奇翠欲拿空。朝來別有空濛意，只在蒼烟萬頃中。

初陽如月逗輕寒，咫尺林原成遠看。記得江南烟雨裏，小姑鬟影落春瀾。

## 晚眺

疏疏遠樹低，渺渺長河直。新月受餘霞，流光如琥珀。

## 前題

蕭瑟郊原蘆荻風，予懷渺渺淡烟中。斜陽入地無消息，惟見餘霞

## 重九日謁五姊墓

姊諱兆鏞，字綺昭，溫淑多才，與余友愛至篤。余獄中述懷詩所云：倚檻牽衣時，認把歸期約。即為姊作也。今距姊沒十餘年矣。

生小類吾姊，多才愧不如。形骸苦分析，魂夢每驚呼。荷鍤憂仍大，聞碪淚易枯。斜陽趣歸去，回首斷孤魂。

六月與冰如同舟自上海至香港冰如上陸自九龍乘廣九鐵道汽車至廣州歸甯余仍以原舟南行舟中悵然成四絕句

悵望孤燈綺驛樓，零丁我亦汎扁舟，天涯不用遙相問，一樣輪聲一樣愁。

一去匆匆太可憐，只餘中影淡如烟。風帆終是無情物，人自回頭舟自前。

沉沉清夜欲生寒，倚偏迴欄意未安。遙想檐花燈影裏，正攜小妹畫團圞。

難得拋書半晌眠，夢回燈蕊向人妍。此時情況誰知得，依舊濤聲夜拍舷。

## 十一月二日自廣州至上海舟中偶作

鷗氣微茫海氣春，雨收餘靄碧天勻。波凝綠螘風無翼，浪蹙金蛇月有鱗。始信瓊樓原不遠，卻妨羅襪易生塵。鐘聲已與人俱寂，負手危欄露滿身。

## 舟出吳淞口作

燈陰舵樓起夕陰，早秋涼氣感人心。愁生庾信江南賦，意遠成連海上琴。明月不來天寂寂，繁霜初下夜沉沉。磈然亦自成清夢，三兩疏星落我襟。

## 舟中雜感

一襟海氣暈成冰，天宇沉沉叩不應。缺月因風如欲墮，疏星在水忽生稜。開歌自愧隅常向，讀史微嫌淚易徵。故國未須回首望，小舟深入浪千重。

## □詞□

### 采桑子

人生何處催白頭，知也無涯，憂也無涯，且趁新晴看落霞。
春光釀出湖山美，才見開花，又見飛花；潦草東風亦可嗟。

### 百字令

春日與冰如泛舟長江中流賦此

飄飄一葉，看山容如枕，波痕如簟；誰道長江千里，直畫入襟頭舒卷。
暮靄初收，月華新浴，風定波微弱，脩然攜手，雲帆與意俱遠。
記否烟樹凄迷，年年飄泊，淚灑關河遍。恨縷情絲千萬結，纔向東風微展。

野蔬同甘，山泉分汲，簑袂平生願。呢喃何語，掠舷曾笑雙燕？

## 高陽臺

留福州十日別去舟中寄方曾兩家姊妹弟甥訂廣州相見之約

澹月流波，明霞浴水，釣絲微裊風前。
水遠天垂，遙懷遠樹如阡。歸心已逐春颿去，恁離魂轉更淒然。
最難忘：試酒燈陰，聽水欄邊，年來聚散渾如夢。
歎恨隨思積，愁與情緜。閱盡悲愉，鼓山無限雲烟。
西窗翦燭，曾相約好。凝眸天際歸船，且安排種了園蔬，引了流泉。

## 蝶戀花

嘗閱晨堂論其中表化闌芸所爲詞有一寸山河一寸傷心地之句。未嘗不流連反覆，感不絕於心。近

得雲起軒詞讀之，則似易為寸寸關河寸寸銷魂地，顧二語境如殊，不能無割愛之憾。余冬日度遼，所經行地觸目怵心。不忍殫述。爰就原句足成此関；點金之誚，所不敢辭。掠美之譏庶幾知免云爾。

雪偃蒼松如畫裏，一寸山河一寸傷心地。浪嚙岩根危欲墜，海風吹水都成淚。

白草茫茫迷古壘，月閃稜萬點寒星碎。荒塚志孤魂亦死，髑髏夜半驚風起。

## 蝶戀花

大連晚望

客裏登樓驚信美，雪色連空，初日還相媚。玉水含暉清見底，縞峯一一生霞綺。

水遶山橫仍一例，昔日荒邱今日鮫入市。無限樓台朝謁裏，風光不管人憔悴。

## 浪淘沙

江樹暮鴉翻，千里漫漫，斜陽如在有無間。臨水也知顏色好，祇是將殘。

秋色陌頭寒，幽思無端。秋風來易去時難。一夜杜鵑啼不住，雪滿關山。

## 綺羅香

冰如有美洲之行倚此送之

月色輕黃，花陰淡墨，寂寂春深庭宇。自下重簾，不放遊絲歸去。博今宵絮語西窗，拚明日銷魂南浦。最憐他兒女燈前，依依也識離別苦。

蒼茫烟水萬里，好把他鄉風物，自溫情緒。拖尾低飛，空妒煞閒鷗鷺。當海上朝日生時，是江東暮雲低處。正愔愔梅子初黃，小樓聽夜雨。

## 齊天樂

印度洋舟中書感

海波浮簸山如動，孤舟已懸天半。雲幕周遮，星鋩搖漾，月黑冷燐零亂。

狂瀾正捲，恁海若頻翻。漁龍未厭，步入空濛，射潮強弩倩誰挽。
關河此時遠，鎮無言徙倚，淸淚如霰。萬里波濤，百年身世，一樣蒼茫無畔。
憣然意渙，羡浴羽魚閒。眠窩燕懶，驀地憂來，奈何空自嘆。

## 念奴嬌

七月登瑞士碧勒突山巔遇大風雪

冷然風聲忽吹來，人在廣寒深處。應是仙峯天外秀，不受人間塵土。
四遠微茫，一筇縹緲，自了山中路。
披烟下望，靑靑鬟黛無數。還笑初試荷衣，又吟柳絮，萬象更如許。
石磴幽花神自峭，慣與長松爲侶。孤嶼如脊，明湖如鏡，好把酡顏駐。
酒醒夜白，寒雲枕下來去。